

大學

全

或問

編	倫
號	17
卷	54
第	2
冊	20
記	



御製四書大全卷之二

朕惟昔者聖王受天立極以建

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相傳以迄於今

是承之卒化我

不越乎道以

或石

德川  
舊

御製四書大全書序

四書古本作性理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

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

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盛者

不越乎道以為治也下及秦漢以

來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不能如

南

香

古昔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卒無善治人不得以蒙至治之澤可勝歎哉夫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殊人之稟受於天者亦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亂得失與古昔相距之遼絕歟此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道之

不明不行夫豈道之病哉其為世道之責孰得而辭焉夫知世道之責在已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忽如此則道豈有不明不行而世豈有不治也哉朕纘承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即位以來孳孳圖治恒慮任君師治教之重

惟恐弗逮切思帝王之治一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六經者聖人為治之迹也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經之

道不明則人之心術不正而邪說暴行侵尋蠹害欲求善治烏可得乎朕為此懼乃者命儒臣編脩五經四書集諸家傳註而為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者去之又輯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

類編為帙名曰性理大全書編成  
來進總二百二十九卷朕間閱之  
廣大悉備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  
之有條理於是聖賢之道粲然而  
復明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夫哉聖人之

道乎豈得而私之遂命工悉以鈔  
梓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獲覩經  
書之全探見聖賢之蘊由是窮理  
以明道立誠以達本脩之於身行  
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天下使  
家不異政國不殊俗大回淳古之  
風以紹先王之統以成熙皞之治

將必有賴於斯焉遂書以為序

永樂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進書表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奉

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奉直

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孜等茲

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文學之臣編輯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

大全書今編輯已成謹謄寫總二百二十九卷裝潢

成帙進

呈臣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放之



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脩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治理者也是以聖王垂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基必稽古以作範故伏羲則河圖而演畫大禹因洛書而錫疇孔子刪詩書脩春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陳王業制禮樂弘百世之規况乎精一執中之傳尤重丁寧告戒之旨如斯顯跡昭然可觀自王道既衰異說蠡起燔烈秦火之餘穿鑿漢儒之弊其間存者不絕如絲莫能究其指歸一切趨於苟且夤緣故習鮮克正之於乎聖人之道不行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而千

載無真儒遂令往轍之難尋益發前脩之永歎夫否必有泰晦必有明繇夫瀕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著悉掃秦蕪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幸屢阮狂言既揚復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能會其說于一益必有待於

今日者矣

天啓

聖明誕膺景運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首建學校頒賜書籍作養人材茂隆政治四海內外翕然同風欽惟

皇帝陛下

文武聖神

聰明睿知續承

大統紹述

鴻勳成功盛德雖三皇而無以加事業文章與二儀而同其大治已至而猶以爲未至功已成而猶以爲未成躰道謙冲遊心高遠乃者渙起

宸斷脩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靡發舒幽顯鉤纂精玄博采先儒之格言以爲前聖之輔翼合衆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地負海涵天晴日暎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斷不續之墜

緒復屬而復聯已晦不明之蘊微復彰而復著肇建自古所無之制作續述自古所無之事功非惟備覽於經筵實欲頒布於天下俾人皆由於正路而學不惑於他岐家孔孟而戶程朱必獲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趨聖域之歸頓回太古之淳風一洗相沿之陋習煥然極備猗歟盛哉竊嘗觀之周衰道廢汲汲皇皇以斯道維持世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爲之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統如今日者此

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臣廣等一介書生粗知章句大學賢閔渾未造其間與圓冠句履固

進書表

慚列於章縫幸逢  
熙洽之時謬忝校勘之任每受成於  
指教亦何假於施為樂觀就編豈勝歡慶與天下而同  
惠於萬古而有光尊所聞行所知求不負於  
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  
昇平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永樂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庸等謹上表

四書大全進書表畢

題性理四書大全書後

欽惟

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宵旰孜孜誕興文教以  
斯道為己任

萬幾之暇嘗與儒臣議論以為四書雖有宋  
儒朱熹為之集註以便學者然而群儒之  
說頗有異同純駁不一至今幾三百餘年  
紛紛揉雜莫知適從茲欲會而通之去其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一 大學士奉直大夫 翰林院學士 謝文舉 題

駁而錄其純庶幾聖賢之道昭然大明臣  
榮忝居侍從恭奉

德音敢不敬承謹率四方學者彙以成編  
上親商確以定去取書成特賜名曰性理四書  
大書即刊布天下學校凡從事於聖  
賢之學者莫不欣焉若披雲霧而仰青天  
若翦荆棘而循大路坦然無疑釋然有悟  
誠萬世之寶也予鄉郡建陽葉添德氏家

素崇文而好學博雅聞於庠序得觀此書  
遂求抄錄鈔諸梓以廣其傳乃以書來

京師請予言識之大奉揚

上之盛德美意以昭示於無窮者人臣之事也  
昔

太宗文皇帝惓惓纂輯是書以嘉惠天下後世  
有功於聖門大矣然而添德以民間之傑  
然者乃能廣播而盛傳之此其所以超乎

衆人者豈不遠哉是可嘉尚也已回拜手  
以識于後

宣德二年歲丁未秋七月甲辰資善大夫

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知制誥

國史總裁臣楊榮謹識

四書集註大全凡例

一四書大書朱子集註諸家之說分行小書凡集成輯  
釋所取諸儒之說有相發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  
不取凡諸家語錄文集內有發明經註而集成輯  
釋遺漏者今悉增入

一註文下凡訓釋一二字或二三句者多取新安陳氏之說

一引用先儒姓氏

朱子

仲晦

晦菴  
新安

鄭氏

玄

孔氏

穎達

周子

敦頤

濂溪

程子

頤

伯淳

明道  
伊川

張子載 橫渠

藍田呂氏 與叔

上蔡謝氏 良佐

河東侯氏 師聖

安定胡氏 翼之 海陵

眉山蘓氏 軾 瞻 東坡

致堂胡氏 寅 仲

沙隨程氏 可久

象山陸氏 九淵 靜

南軒張氏 敬夫 廣漢

樂菴李氏 彥平 江都

邵子雍 康節

和靖尹氏 彥明

廣平游氏 定夫 建安

龜山楊氏 時立

華陽范氏 淳夫

林氏 少穎 三山

豫章羅氏 從彥

延平李氏 愿中 金華

東萊呂氏 祖兼 伯恭

止齋陳氏 君舉

山陰陸氏 佃 農師

勉齋黃氏 直卿 三山

三山潘氏 謙之 瓜山

九峯蔡氏 仲默 北山

三山陳氏 庸仲

潛室陳氏 植 永嘉

鄭氏 南升 潮州

莆田黃氏 士毅 朱子門人

丹陽洪氏 興祖 慶善

張子載 子厚

藍田呂氏 大臨

上蔡謝氏 顯道

河東侯氏 仲良

安定胡氏 翼之

眉山蘓氏 子瞻

致堂胡氏 明仲

沙隨程氏 可久

象山陸氏 九淵

南軒張氏 敬夫

樂菴李氏 彥平

北溪陳氏 淳 朱子高弟

慶源輔氏 廣 潛菴

節齋蔡氏 伯靜

覺軒蔡氏 仲覺

趙氏

胡氏 沐 朱子門人 桐原

括蒼葉氏 賀孫 知道

格菴趙氏 順孫 括菴

橫渠

與叔

良佐

師聖

翼之

子瞻

明仲

可久

九淵

敬夫

廣漢

朱子高弟

伯靜

仲覺

桐原

知道

括菴

范陽

新定

雍 老夫

彥明

定夫

時立

淳夫

少穎

愿中

祖兼

君舉

佃

直卿

謙之

仲默

庸仲

植

南升

士毅

興祖

忠厚

康節

彥明

定夫

時立

淳夫

三山

愿中

祖兼

君舉

佃

直卿

謙之

仲默

庸仲

植

南升

士毅

興祖

忠厚

朱子高弟

三山

瓜山

北山

永嘉

潮州

朱子門人

慶善

朱子門人

各古本無

元 石林

各古本無

元 石林

各古本無

元 石林

各古本無

元 石林

各古本無

元 石林

蒙齋袁氏

甫廣微四明安世平菴

張氏

庭堅才叔

江陵項氏

辟吉本作雲

徽菴程氏

元常新定

仁壽李氏

道傳仲貫

東窓李氏

溫陵陳氏

知柔辨仁

陳氏

用之長樂北山嚴陵

譚氏

惟寅高要

何氏

慶貴新之

晏氏

鄭氏

汝諸東谷諸古本作諧

新安王氏

炎叔善朱門人

永嘉薛氏

歐陽氏

謙之朱子門人廬陵

諸葛氏

朱氏

祖義子由廬陵

朱氏

仲

梅巖胡氏

次焱齊陽新安

張氏

彭老

黃氏

洲

宣氏

張氏

好古

汪氏

廷直玉洲

王氏

回

雙峯饒氏

魯仲元鄱陽

王溪盧氏

莘孫

勿齋程氏

若庸新安

劉氏

彭壽

魯齋王氏

金華

番陽沈氏

貴珪

疊山謝氏

揚得廣信

番陽齊氏

慶龍

邢氏

昂

蛟峯方氏

逢辰

仁山金氏

張祥吉甫金華

厚齋馮氏

節初

四如黃氏

仲元甫田

勿軒熊氏

去非

建安

毅齋

青陽

南康



新安吳氏浩夫

番陽李氏正甫

汪氏炎和

臨川吳氏幼清

雲峯胡氏炳文

張氏德庸

東陽許氏謙益

吳氏仲近

番陽鄒氏季友

魯齋許氏平仲

歐陽氏原功

新安陳氏棟翁

新安倪氏仲弘

番陽朱氏克遷

可堂

番易

圭齋

定宇

一今奉

勅纂脩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

臣胡廣  
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臣金幼孜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

臣蕭時中

翰林院編脩承務郎

臣陳循

翰林院編脩承務郎

臣周述

翰林院編脩承務郎

臣陳全

翰林院編脩承務郎

臣林誌

翰林院編脩承務郎

臣李貞

翰林院編脩承務郎

臣陳景著

翰林院編脩承務郎

臣余學夔

翰林院編脩承務郎

臣劉永清

翰林院編脩承務郎

臣黃壽生

迪	脩	文	承	文	承	承	承	承	承
功	職	林	事	林	德	德	德	德	直
佐	郎	郎	郎	郎	郎	郎	郎	郎	郎
郎	太	太	太	廣	刑	刑	刑	刑	刑
北京	醫	常	理	東	部	部	部	部	部
國子監	院	寺	寺	道	主	主	主	主	主
御	博	評	察						
博士	醫	事	史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王復原	趙友周	黃福	王選	陳道潛	吳紳	周忱	楊勉	章敞	沈升

承	承	奉	奉	奉	奉	翰	翰	翰	翰
德	直	直	訓	議	議	林	林	林	林
郎	郎	大	大	大	大	院	院	院	院
刑	禮	夫	夫	夫	夫	典	五	檢	檢
部	部	北	禮	兵	禮	庶	籍	經	討
		京	部	部	部				
主	主	行	部	部	部	脩	博	從	從
		部							
		員	員	郎	郎	吉	職	士	仕
		外	外	中	中	士	迪	功	即
事	事	郎	郎				佐	郎	郎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段氏	黃裳	吳嘉靜	吳福	童謨	王羽	涂順	黃約仲	王進	陳用

鎮江府	常州府	善化縣	濟陽縣	蘄州	常州府	泉州府
儒	儒	儒	儒	儒	儒	儒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訓導	訓導	教諭	教諭	正授	教授	教授
臣留季安	臣彭子斐	臣顏敬守	臣杜觀	臣傅舟	臣廖思敬	臣曾振

四書大全凡例畢

讀大學法

朱子曰語孟隨事問答難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為學之大方而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前後相因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向却讀語孟便易去聲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看這一書又自與看語孟不同語孟中只一項事是一個道理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顏淵以克己復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却只統說論其功用之極至於平天下然天下所以平却先須治國國之所以治却先須齊家家之所以齊却先須脩身身之所以脩却先須正心心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意之

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須格物○大學是爲學綱目先讀大學立定綱領他書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今且熟讀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補去○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極致處○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爲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爲學首末次第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

又曰看大學固是著逐句看去也須先統讀傳文教熟方好從頭仔細看若全不識傳文大意便看前頭亦難又曰嘗欲作一說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遍看他如

何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明德如何是新民如何是止於至善日日如是讀月來日去自見所謂溫故而知新須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得却不是道理解新但自家這個意思長長地新○新作大學初間也只如此讀後來也只如此讀只是初間讀得似不與自家相關後來看熟見許多說話須著如此做不如此做自不得○讀書不可貪多當且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看第二段却思量前段令文意連屬音却不妨○問大學稍通方要讀論語曰且未可大學稍通正好著下同反心精讀前日讀時見得前未見得後面見得後未見得前面今識得大綱

體統正好熟看讀此書功深則用博昔尹和靖見伊川  
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  
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凡讀書初  
一項須著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八九分工夫第  
三項便只費得六七分工夫少間讀漸多自通貫他書  
自著不得多工夫○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但看  
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  
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  
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待不思索時此意  
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  
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

也

又曰大學是一個腔子而今却要填教平他實如他說格  
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他實著誠意亦然若只讀  
得空殼子亦無益也○讀大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  
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臭試驗之吾心果能好善  
惡惡如此乎閒居為不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  
猛奮躍不已必有長上聲進今不知如此則書自書我自  
我何益之有新安陳氏曰凡讀書之法皆當如此非但大學也  
又曰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温公  
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先須通  
此方可讀他書

又曰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解說而今有註解

覺大段分曉了只在仔細看者一定之準只及直接他

又曰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

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平聲記得反覆尋

他究待浹洽既逐段曉得却統看温尋過

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

問只看章句便了又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之自有

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其許多

工夫亦看其底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

不出

又曰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中詳之且從頭逐句理

會到不通處却看或問乃註脚之註脚○其解書不合

太多又先準備學者為去聲他設疑說了所以致得學者

看得容易去聲了○人只說其說大學等不畧說使人自

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為學只爭個肯與不肯耳他若

不肯向這裏畧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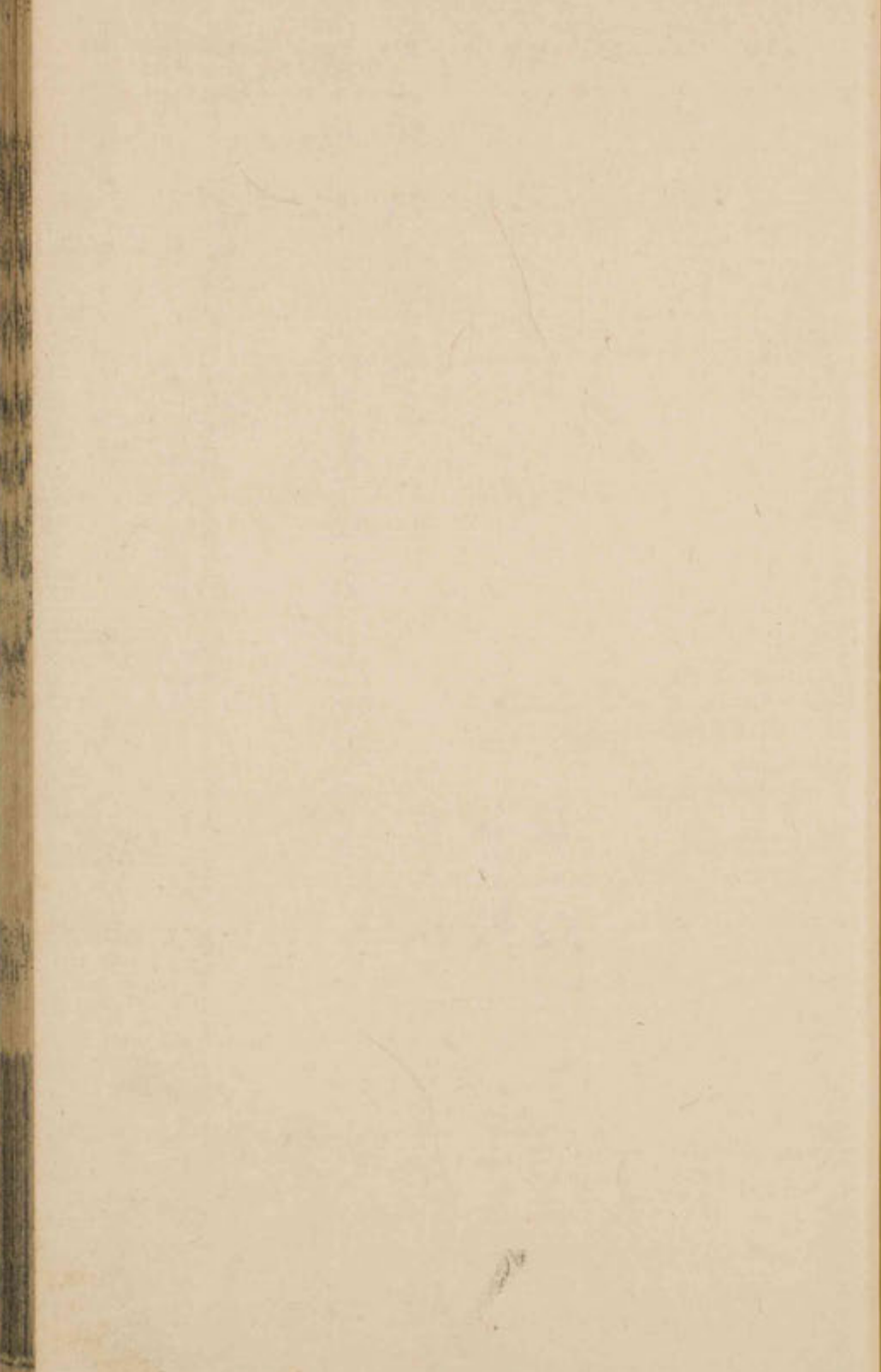
味愈詳愈有味陳氏曰大學約其肯於章句已的確真

中太簡而或未喻則易枯必於或問詳之又明實數暢章句

而或未貫則易泛必於章句約之○新安陳氏曰右二

大學法畢

也其學之久而後入  
 中其外則其學之久而後入  
 未愈其學之久而後入  
 不肯而為之學之久而後入  
 始知其學之久而後入  
 亦尚矣其學之久而後入  
 大會於夫其學之久而後入  
 會既下而其學之久而後入  
 又曰大學補本文未若其然也聞中精之且於其學之久而後入



第一節 大學之書  
 第二節 然其氣質  
 第三節 此伏羲神農  
 第四節 及周之衰  
 第五節 自是以來  
 第六節 天運循環

東陽許氏曰此序作大三節每節分作兩段之

第一節 第一段 大學之書  
 第二段 第三代之隆  
 第三節 第三段 及周之衰  
 第四段 自是以來  
 第五段 天運循環  
 第六段 雖以熹之

# 大學章句序

左傳正義曰序與叙音義同尔雅叙詁云叙緒也然則單其綱要若繭之抽緒

王氏曰教字一篇篇骨子  
 東陽許氏曰蓋發語詞此兩言得於天理人人皆同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  
 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  
 性非有物只是個道理則是個斷制裁別是底道理則  
 溫和不慈愛底道理是義則是個斷制裁別是底道理則  
 是個恭敬節節底道理是智則是個斷制裁別是底道理則  
 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之德是性之本也  
 朱子曰四書釋仁曰人心之德是性之本也  
 宜禮曰天理之欲取朱子事之儀則皆兼心之用智事之  
 未明所以妙欲理而宰萬物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  
 神明所以動靜之機且人事是非之性亦本於此  
 此始謂天降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恆性六經言性自  
 人始謂天降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恆性六經言性自  
 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

大學章句序



通義此書因  
氣之昏奉  
引物欲故失  
其善者也

億乙力切

張叔與曰義  
畫八卦用書  
契肇文明  
之政以教民  
神農作耒  
耜興稼穡  
代茹飲之膏  
以養民黃  
帝堯舜而  
教養民者  
與矣後德  
命官能天  
作子以立  
極即書所  
謂皇建其  
有極是也  
自雲許許  
極字本義  
是屋棟借  
以為至高  
中之喻今  
西角亭

白雲詩曰  
聰明不專  
在耳目盡  
主於心而  
言聰之精  
審見之明  
了皆是心  
事事層是  
思通乎微  
智是知識  
周漏此理  
人之資質  
也  
十萬曰億  
十億曰兆  
通義曰  
許氏曰天  
命為君師  
大非詩  
然舍之也  
天理只在  
人心天下  
觀訟獄

歌者不之  
堯舜之子  
而之舜禹  
人心既歸  
即知天命  
歸之也故  
孟子曰天  
與之人與  
之官  
蔡氏集傳  
司徒掌教  
之官

也愚賢不肖之殊惟氣所有即仁義禮智是也性無智  
能知故不能皆全知性之質有粹駁粹者能全而駁者不能  
全行二不能皆全知性之質有粹駁粹者能全而駁者不能  
知行二不能皆全知性之質有粹駁粹者能全而駁者不能  
於形性之善只陰陽五行之氣便有齊不齊是初稟底道  
是成性之底為物不肖此所以為氣質之性賢精一有  
為查查者為愚不肖此所以為氣質之性賢精一有  
英中查查者為愚不肖此所以為氣質之性賢精一有  
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上聲徐忍反盡之  
也舊作子忍反終盡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  
師使之治平聲慈忍反而教之以復其性命處朱子曰此  
也如何君便只是天命之衆人亦自有許多氣魄才德已  
兆之君必統御是兆之衆人亦自有許多氣魄才德已  
不聖人都是如此至孔子方不然雖不為帝王然也  
前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亦天  
命也○新安陳氏曰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上聲徐忍反盡之

濁粹駁不齊中指其性相極清極粹者言之聰明睿智生  
全之相應常人必先知其性相極清極粹者言之聰明睿智生  
中之說天而字聖人必先知其性相極清極粹者言之聰明睿智生  
只平化其氣質而復還其本性則絕無矣通考三代以  
之變透三代以前聖賢之君若師以上四個性字須融  
後君道有累得以前聖賢之君若師以上四個性字須融  
氏曰禮智之知性之者而全睿智之知無矣通考三代以  
知之到行之極兼上之知全睿智之知無矣通考三代以  
睿智之到行之極兼上之知全睿智之知無矣通考三代以  
將使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者是其性也此伏羲神農黃  
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  
設也書命汝典樂教胥子○朱子曰數五教在寬又曰  
人為之脩道宜是教也○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  
輔相天地之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胥子○朱子曰數五教在寬又曰  
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胥子○朱子曰數五教在寬又曰  
徒之職也是用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胥子○朱子曰數五教在寬又曰  
心長在這上面蓋謂樂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不得慢

大學句解

宇之棟最  
可見故曰  
至極之矣  
標準之名  
此聖人處  
天位為父  
子則極於  
慈孝為兄  
弟則極於  
友恭至於  
百度萬行  
一言一動無  
非天理之正  
中立此標  
準於上然  
後臣民莫  
不仰視爭  
趨興起而  
效之矣

王者之宮諸  
侯之國都及  
至卿大夫閭  
巷之中皆有  
學宮者五家  
為比五比為  
閭閭共巷  
巷首有門  
左右塾即  
門側堂也

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情性○  
職統教百姓典樂之官專教胥子○  
文說其理此實之官其事天生民而賦與之不能教  
之聖君代天立標準以此事教於上而設司徒及典樂  
之官以掌教於下此時教已立於上而設司徒及典樂  
而教之法未備學之名未聞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  
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  
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  
灑謂播水於地以灑  
塵掃謂灑  
於地以灑  
非天理之正  
中立此標  
準於上然  
後臣民莫  
不仰視爭  
趨興起而  
效之矣

禮

通義曰  
許氏曰  
之隆是專  
指夏商周  
湯武王周  
公之盛時  
是聖人代  
之興必脩  
法度改制  
作亦因而  
代之舊而  
增益之至  
周公則大  
備矣以及  
字包序序  
在其中

中也樂明以聲音之高下所以教之和也射法一  
挾四矢驗其中否以觀德行御法一車乘四馬御者  
執轡立於車上欲調習之法可以盡物變周禮大司  
徒所以教萬民而實與之者所始以六德繼以六行後  
及於六藝非八歲以上者不能盡其事不過使曉  
其各物而已故上六者言節有品節存焉下六者言  
文記者名物之謂也非其言也○  
戴記保髮就闈大學學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後小  
節馬束髮就闈大學學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後小  
庠門一作虎闈大學學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後小  
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入小學此太  
子之禮也按年數互有八歲入小學者蓋謂成童尚書  
十入大學也按年數互有八歲入小學者蓋謂成童尚書  
子之禮也按年數互有八歲入小學者蓋謂成童尚書  
斷考吳氏曰宴漸也灑論語惟色買所綺二反  
世俗讀作色買反本之則音義與掃字皆去聲以  
類相從為順今並讀作去聲後論語數年孟子數口  
音凡以數計者如論語數年孟子數口按註疏所言  
反今並作去聲後論語數年孟子數口按註疏所言  
問里以上凡鄉州黨族遂縣鄉鄧皆有學但問里之  
塾為小學餘皆大學也○  
五禮之目吉禮計有二十一禮祀二實柴三燔燎四血

禮記卷之八

三

樂

射

御

祭五狸沈六福奉七肆獸八饋食九禮五祠十論十一掌  
 朝二宗三田四覲五遇六封嘉禮六六一飲食八視軍禮五賓射  
 二均三田四覲五遇六封嘉禮六六一飲食八視軍禮五賓射  
 四饗燕五脰六賀慶○六樂一雲門黃帝樂一賓射  
 池樂象雲氣出入故周人冬至舞之以其祀周人夏至舞  
 能齊七政示三大有二磬舞樂磬也以其祀周人夏至舞  
 司命風師兩師十有四夏禹樂之樂大也以其祀周人夏至舞  
 德而能平水土故周人樂之樂大也以其祀周人夏至舞  
 詔濩湯樂護也湯寬仁而樂傳云武王以黃鍾布牧舞  
 之享樂護也湯寬仁而樂傳云武王以黃鍾布牧舞  
 野之陣歸以六武射○五射一矢後三矢言矢貫侯而  
 見其鏃白也二參連言前放一矢後三矢言矢貫侯而  
 也三刻注謂羽頭高鏃低而放一矢後三矢言矢貫侯而  
 俗作衰用禮釋文音讓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讓  
 君一尺而退也五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字之容儀  
 也○五御一鳴也五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字之容儀  
 口金舌所御一鳴也五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字之容儀  
 衡是車前橫木節車之馬者即軻式是車上橫板手所憑  
 仗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軻式是車上橫板手所憑

書

數

然有節若車速則不相應遂則不響又雜然御  
 響皆不合節奏二逐水則御之常逐水也御之變三  
 而君表如轅門之類四舞交衢道也御車在交  
 過則旋應於舞節如個十字街頭模樣若御過這  
 道則須要轉得就人若以射之也若禽在右邊須  
 車逆驅禽使就人若以射之也若禽在右邊須  
 當得過左邊以就主人之射也若禽在右邊須  
 畫同出畫取書取象凡射○六書一象形謂書與  
 鳥獸蟲魚之類亦有象形魚用象形魚用象形魚用  
 是象形之類亦有象形魚用象形魚用象形魚用  
 言為信止戈為武中心為忠會意諧聲音可象如日月  
 謂文義相近但後從心為忠會意諧聲音可象如日月  
 人在一義相為上但後從心為忠會意諧聲音可象如日月  
 也五假借謂令長之類一為字兩用也六諧聲謂形聲  
 一也五假借謂令長之類一為字兩用也六諧聲謂形聲  
 江皆從經堅河之類反為水為形以工可為聲也  
 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反為水為形以工可為聲也  
 聲下形固聲之類是外形上聲下形近疏曰書有六  
 聲內形固聲之類是外形上聲下形近疏曰書有六  
 界域即今方量田畝角之法二粟布以御交質變  
 界域即今方量田畝角角之法二粟布以御交質變

者  
么

買

股

易粟是米布是錢謂以多少錢羅得多少穀之類交  
 是買賣質是典約變易是撞換三衰分少御貴賤中  
 稅此是理會官員俸祿多少倉然積米其中稅四少  
 廣以御積彙方圓積器而錐探其深淺便稅務中其  
 看缸上方員載貨物用錐探其深淺便稅務中其  
 作積實商員器作如打土論方子打筭幾間其功少  
 程積實商員器作如打土論方子打筭幾間其功少  
 計得多人工之類六均輸以御遠近勞費均其道遠  
 幾多人工之類六均輸以御遠近勞費均其道遠  
 力幾何勞與費勞是力費是累足如自其處到其處  
 多不可見由少數之顯者推其隱者不可見至其處  
 或大所存或以驗其所失之道多無可考究以隱雜  
 員今作曆者用此法謂如筭錢逐月除三月有零細  
 長補短奏得齊整便好來補奏每月作三十日又知  
 小日子不齊便將開月來補奏每月作三十日又知  
 日月星辰之高深廣遠橫為勾直為股斜為弦三者  
 服以御高深廣遠橫為勾直為股斜為弦三者

里

相求也。以勾中所容方直之積求之。則山之極并之  
 深城邑之廣道里之遠。可以測知。此筭術之極致也。  
 勾股之術。如今木匠曲尺。入頭為勾。尺稍為股。尺頭  
 與尺稍。盡處相去為弦。○永嘉史氏曰。以文對節而  
 言。便是天。理。節。文。之。節。文。分。而。言。之。亦。對。舉。以。互。見。  
 所以。又。曰。古。人。如。禮。樂。射。御。書。數。大。學。者。學。其。小。學。之。事。中  
 學。了。大。學。所。言。不。過。力。齊。射。御。書。數。者。非。是。附。錄。氏  
 二。字。天。降。生。民。至。之。性。二。句。言。性。之。所。賦。首。冠。以。學。教  
 天。之。生。人。理。與。氣。而。已。理。寓。於。氣。是。性。所。賦。人。人。皆。同。  
 凡。五。言。之。蓋。大。學。所。以。教。人。者。不。過。使。復。其。性。耳。兩  
 大。學。字。不。同。上。指。此。書。言。下。指。學。校。言。○廣。氏。洵。饒  
 曰。則。既。之。既。已。然。之。辭。仁。義。禮。智。之。性。即。天。命。之。謂  
 性。然。其。氣。質。之。所。有。指。仁。義。禮。智。而。言。一。言。氣。變。之。稟。人  
 人。皆。異。性。之。所。有。指。仁。義。禮。智。而。言。一。言。氣。變。之。稟。人  
 至。以。復。其。性。一。所。有。指。仁。義。禮。智。而。言。一。言。氣。變。之。稟。人  
 性。聰。明。睿。智。無。不。聞。心。無。不。通。又。云。思。之。通。徹。曰。其  
 睿。知。之。周。徧。曰。智。又。曰。治。心。無。不。通。又。云。思。之。通。徹。曰。其  
 施。已。上。四。性。字。前。二。者。就。本。原。上。說。盡。其。性。就。聖。人  
 行。上。說。復。其。性。就。學。者。行。上。說。繼。天。立。極。其。性。就。聖。人  
 極。極。字。本。義。是。至。揀。借。以。為。至。高。至。中。之。論。王。闡。天

指尺

正室之子百適子

通義程氏復心曰王公以下至庶人之子弟皆小學是設小學之廣也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

公卿大夫元子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是設大學之廣也

次第言小大學之次第目言小學之節文大學之八條目

諸侯及其中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的音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太學新安陳氏曰凡民為賢者得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不此小學則無貴賤賢愚皆得入也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新安陳氏曰三代有小學大學之教法未有書大夫元士適子將有國家之責皆在所教民之後秀他日亦將用之以佐理天下國家者也窮理知之事元子承位元士上士也夫扶音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法也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新安陳氏曰上言學校施教之法億兆君師繼天立極者也躬行心得謂躬行仁義禮智之道心得仁義禮智之德即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學記曰俊焉日有學學使音免俯首也謂俯首力行也

彝倫常理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教之次第也小學則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學則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教之節目也如行吾孝而得其所以為孝行吾弟而得其所以為弟而教之孝幼當弟而教之弟即此推之自有餘也如子當孝而教之有佛老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去聲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倦音焉以盡其力雲峯胡氏曰前說上之所以為教此免焉以盡其力說下之所以為學○新安陳氏曰性分固有即仁義禮智是理是事是用知性分職分是知當孝臣職分當忠是行之類是事是用知性分職分是知之事使焉盡力是行之類是事是用知性分職分是知相照應通考程氏曰無不學是說小學以來事其學焉者則專言大學附纂黃氏洵說曰性分謂仁義禮智信固有謂天命職分謂五倫此古昔盛時所以治下同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通考南陽許氏曰篇首至非所能及為第一節首原立教之始三代以下言設教之法至

備周大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  
 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  
 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  
 以詔後世新安陳氏曰皇帝生當天地氣運盛時所  
 子當天地氣運衰時不免窮而在下以言為教傳者  
 其徒而道明於后世而已通考東陽許氏曰誦傳先  
 王之法無大小學言傳是傳之當世與下詔後世對  
 說爾爾莫實氏詢說曰陵小山夷平也言立陵墮漸  
 與地平教化漸廢亦類於此風俗頹敗謂治不隆如  
 山之崩不可救俗不美如海浪之散不可收政謂君  
 教謂師古者君師只若曲禮少去儀內則弟子職諸  
 一職二字一篇骨子若曲禮少去儀內則弟子職諸  
 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制反○禮記齊氏曰由禮  
 管子此四篇作於春秋時三代小學之全法僅存其  
 一故曰支流餘裔齊支流水之旁出而非正流者餘  
 裔衣裾之末也○附錄東陽許氏曰支者木之末流  
 者水之末餘者食之末裔者衣之末若尺以水與衣比

(三)

通義吳氏  
 曰長子傳  
 家者謂之  
 宗子曾子  
 傳道猶長  
 子傳家故  
 曰得其宗  
 謂仲孔子  
 所言大學  
 之經一章也  
 宗者

此支分之流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  
 之餘末之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  
 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  
 之詳者也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  
 規模如此此大止於內做工夫以實之凡人為學便當  
 以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為事不成  
 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  
 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  
 民○新安陳氏曰規模之大指三綱領節目之詳指  
 八條節目孔子時方有大學一章之綱為規模八條為  
 規節目謂八條即三綱八條對言則三綱為規模八條為  
 節目謂八條即三綱八條對言則三綱為規模八條為  
 下為規模上七條節節做工夫行至是極然後可以平  
 下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  
 於是作為傳去義以發其意曾子方有今大學之傳  
 黃氏詢說曰為正也傳義謂十章及孟子沒而其傳  
 之義發其意謂發經文之意也

權變詐也  
謀陰計也  
術數小道  
智數也

泯音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  
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朱子曰自聖  
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  
文詞之門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  
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  
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新安陳氏曰記誦口耳之  
學詞章枝葉之文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  
實問異端何以上高而無實朱子曰吾儒便著讀書逐  
空寂寂便道事都了若將此子事付之便都沒奈何  
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所以高而無實新安陳  
無佛氏寂滅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  
夫扶音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先則反  
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朱子曰秦漢以來隨世以  
推之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

人挾其私智以馳驚於一世新安陳氏曰權謀術  
數謂管仲商鞅等百家衆技如九流等是也通考  
而離乎中權謀術數如縱橫讖緯百家衆技如農圃  
醫卜然矣臨川吳氏微曰儒者之學分而為三秦漢以  
前則然矣類是也有詞章之學唐韓退之宋歐陽永叔  
原父之類是也有儒者之學孟子而下周程張朱數君子  
之類是也有儒者之學孟子而下周程張朱數君子  
成取已附纂黃氏洵鏡曰權謀術數所謂事求可功求  
商鞅韓非申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  
不害之徒東陽許氏曰如月之晦如目之盲如氣之  
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悔音否部郵塞  
東陽許氏曰如月之晦如目之盲如氣之反覆沈  
否如川之塞晦音言不明否塞言不行氣之  
沉痾音固東陽許氏曰反覆是畏轉愈深而不可  
非痾音固東陽許氏曰反覆是畏轉愈深而不可  
身而不可愈附纂黃氏洵鏡曰晦音否塞反覆沈  
如耳不可愈附纂黃氏洵鏡曰晦音否塞反覆沈  
說以及五季謂梁唐晉漢之衰而壞亂極矣東陽許氏曰

四書大全卷之三

荀子全制  
篇以類行  
難以一行  
始則終  
則始若環  
之無端也

世誣民使斯民昏而不能知充塞全無仁義使斯道壅而  
不能行極也大道之要者大書中所能行者所以為  
壞亂之極也大道之要者大書中所能行者所以為  
澤不自聞大學之道要上之人無能行此大學故小  
子不得蒙至治之澤通考張氏師曾曰壞音怪學記曰  
不得蒙至治之澤通考張氏師曾曰壞音怪學記曰  
壞亂而不脩東陽許氏曰及周之衰至此為第二  
節首言上無聖君而教移於下記誦以下言人亡政  
熄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  
南程氏兩夫子出伯子諱頴字伯淳號明道先生而  
有以接乎孟氏之傳通考按張達善點本於是出而  
斷者非是張氏師曾曰程子之學出於周子而周  
子之學則得乎不傳之緒也今朱子之學出於周子而  
篇末集註則皆以程氏接乎孟子之書莫非與馬  
豈能免學者之疑抑嘗說者謂周子之書莫非與馬  
木學孟子之書則未嘗及之蓋朱子通書每致意於  
言之也此固然矣抑嘗思之周子通書每致意於  
顏之問而所以教程子者亦曰尋仲尼顏子之樂而  
已則其所志之高可知矣及讀朱子記周子之祠曰

通義吳氏  
且程有功  
於大學者  
三集章之  
次簡編發  
歸趣也

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說又  
曰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又曰繼  
往聖開來學大有功于斯世然後釋然無疑而知周  
子之道繼乎孔顏之統而程子之學則接乎孟氏之  
傳者也嗚呼書不盡之統而程子之學則接乎孟氏之  
翠觀此氣象自非超然脫洒而入于聖域者孰能當  
之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去之次其簡編  
發其歸趣音娶新安陳氏曰孟子沒而其傳與焉  
學篇于戴記之中而尊信之又整頓其錯亂之簡而  
發輝之但末成書耳通考東陽許氏曰指歸向趣  
言其始歸言其終東陽許氏曰指歸向趣  
休明謂治休美而教詳明表章表而出之章而顯之  
此篇謂大學聖經謂夫子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  
此入字收拾聖經賢傳去之指繁然後復明於世  
序文起句拾聖經賢傳去之指繁然後復明於世  
附纂聚然復明於世雖以畫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  
如日月晦而復明於世雖以畫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  
去有聞焉新安陳氏曰孟子云予未得為孔子之徒也  
聲有聞焉新安陳氏曰孟子云予未得為孔子之徒也

大學子了言



禮記卷之... 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南宋孝宗... 晦卷六十一... 字元晦又... 文公封徽

國公白梅... 病叟白... 翁白紫陽... 先生曰雲... 谷老人皆... 其別號也

於延平李先生諸公... 是以忘其固陋... 君子極知僭踰... 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 則未必無小補云... 新安朱喜序

初為綱領要歸論語首註... 而復其初小學題辭曰... 其初與此序比四致意焉... 致知欲復其性復而後能全也... 初為要領以此序此書者其以融貫其旨云

大學章句序終

大學章句序

十

大學章句序

周會魁校正四書大全卷之一

京山思皇周士顯校正

通義韓氏古遺曰人亡書存故曰遺書通義入室自門始入德自大學始

大學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新安陳氏曰程子上加子字做公羊傳註子沈子之例乃後學宗師先儒之稱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龜山楊氏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

此是伊川之語

考程年  
書明道先  
不改親字  
伊川先生改  
正大學觀  
當作新

大有大人之事  
有小人之事  
此位言也  
所謂至公大  
人是也專  
曰養其大者  
為大人專  
手通聖訓  
曰幼大人不  
疑此以德  
言也所謂大  
人君子是也  
若易之利見  
大人則兼  
德位而言之  
今人自稱其  
父曰大人然  
疏受對  
廣曰後大人  
諷則叔父  
亦可稱大人  
范滂將就  
誅與母訣曰  
大人則不

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  
學首尾貫通卻無所疑然後可及語孟  
然後論語以中庸其根本次讀孟子  
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  
讀中庸先須大學以入德之門  
有其要具其條實又其次則孟子  
德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  
為端三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  
所當最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  
於治國治本於齊家齊家之本於推  
脩身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在格  
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在格  
之六籍之中惟此致知而己之在格  
由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習虛無寂  
權謀術數百家眾技皆紛然雜出此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  
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  
而應萬事者也○朱子曰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  
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者謂之性主於一身  
問明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  
實底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  
用底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  
許出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  
忠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  
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  
昧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  
而動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  
靈耳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便是性  
然有耳目之視聽所以自是心無少欠闕非是性  
何嘗有耳目之視聽所以自是心無少欠闕非是性  
更說其理○只虛靈之則猶有字說明也然却實而  
為虛得其理之確渾圓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而  
人靈得天地之確渾圓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而  
虛靈得天地之確渾圓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而  
大用已發者也○所以全體未發者也○其眾事者  
大用已發者也○所以全體未發者也○其眾事者

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  
學首尾貫通卻無所疑然後可及語孟  
然後論語以中庸其根本次讀孟子  
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  
讀中庸先須大學以入德之門  
有其要具其條實又其次則孟子  
德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  
為端三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  
所當最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  
於治國治本於齊家齊家之本於推  
脩身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在格  
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在格  
之六籍之中惟此致知而己之在格  
由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習虛無寂  
權謀術數百家眾技皆紛然雜出此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之愛則無可稱大人

所為也○未發則炯然不昧已發則品節不差所謂  
明德也○玉溪盧氏曰明德只是本心虛者心之  
寂靈者心之感心猶鑑也虛則明存於中靈則明應於  
外惟虛故具衆理惟靈故應萬事○東陽許氏曰  
大學之道只言大學中教人脩為之方如君子深  
造之以道之道通考吳氏程曰大人猶言成人明  
德是心統性情一心之全體也分言之猶言成人心  
理氣是德統性體用朱子釋之備矣大抵德者得  
也得乎天是釋德之為義虛靈不昧者心也釋明  
字具衆理應萬事者但為去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  
統性與情也釋德字但為去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  
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  
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朱子曰明  
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  
非義而羞惡見賢人之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  
德之發見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  
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親及其德謂本有此明  
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  
敬其長其良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為私欲所蔽故

暗而不明所謂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  
焉本是個明底物緣為塵昏故不能照須是磨去  
塵垢然後鏡復明也○無不燭便是一個光明底物事  
如一把火將去照物則無不燭便是一個光明底物事  
微更暗了吹得這火著便初物欲蔽之而有生之  
氏曰氣稟拘之有昏昧之欲蔽之而有生之○新安吳  
○雙峯鏡氏曰然雖有昏昧之欲蔽之而有生之○新安吳  
廣之使全體皆明之功有二一是因已明而繼其發而  
時不使之中虛靈不昧是心具衆理是性應萬事  
性情在其中昏又是說心是體具衆理是性應萬事  
是情有時而昏又是說心是體具衆理是性應萬事  
發又說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即孟子言四端  
而謂知皆擴而充之也○新安陳氏曰常於明  
德之發見隨發而隨之也○新安陳氏曰常於明  
體認而充廣之所謂遂明之也○新安陳氏曰常於明  
明者昏而初者失致其明之也○新安陳氏曰常於明  
則昏者明而初者失致其明之也○新安陳氏曰常於明  
有生之初言之人欲所蔽就極有知之氣稟所拘  
考昭武吳氏季子曰夫自太極之理與陰陽五行  
之氣妙合而凝形既生矣則所謂明德與陰陽五行  
於方寸間至虛至靈至空洞湛乎如水之無波瑩乎

如鏡之無塵天地之高深鬼神幽隱事物之繁  
 浩幾微之即通方其孩提無不知愛其親者愛果何  
 從而生哉此明也及明德也必無不仁子之將入井則  
 休揚之心動若不無明也則必不仁矣夫明德之與  
 之將暴鍾則靈空洞者隨事而有無明也則與庸謂  
 忍矣是在其書謂之降衷在詩謂之秉彛在中庸謂  
 然也大學謂之心其為明德一耳是德也與庸謂  
 性在大學謂之心其為明德一耳是德也與庸謂  
 生本無加損然而存養之則伏藏以氣稟所生之軀  
 洗濯之則呈露封閉之則伏藏以氣稟所生之軀  
 接事物無窮之變其誘奪於吾前者必先致知格物  
 是德之常明也哉是以大學於君子必先去私欲之  
 以究義理之歸誠意正心脩身則本體發見向之  
 未明者至是寔明矣向之寔明者至是愈明矣此之  
 矣向之大明者至是愈明矣此之謂明德又當推以及  
 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  
 入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音烏又也朱子曰此

賦

聖人所均有非我欲所得私豈不覺其德須當推以  
 及人見德新民在我有以新之至民之明其德  
 却又在德新民在我有以新之至民之明其德  
 參見明明德於天下自新則舊矣感發開導去其  
 陳氏曰昏者復明又成一昏則舊矣感發開導去其  
 舊汚則昏者復明又成一昏則舊矣感發開導去其  
 溪廬氏曰新者復明又成一昏則舊矣感發開導去其  
 民之明德無不明明而後我之人皆明德是民無不  
 安陳氏曰書云蕪染汚俗咸與維新章句本此以  
 釋新民曰通考吳氏季子曰已之德固明而人不能  
 未明為然不加之意則夫豈徒自明而成而不  
 哉天之生聖賢也固以一人夫豈徒自明而成而不  
 我昭昭矣何忍置人於昏世我之察矣何忍聽之  
 之汶汶矣必以先自齊家而後以先覺覺後之覺  
 寡妻至于兄弟自脩身而齊家以明一國之明德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自齊家而齊家以明一國之明德  
 明德立愛惟親立教惟長始於邦家終於四海  
 動風行而聖止者必至於雪消冰泮新美之化  
 賢之責盡矣止者必至於雪消冰泮新美之化

張叔與曰至  
於之至善本  
多作此非也  
此至字應上  
文止者必至  
於是而不  
遷之至善  
至則用印之

辭而不遷  
然後見其  
止也

事理當然之極也

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

其不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而之未至其地則必求

言極好道理止十分盡頭善在那裏自家須去止他

止則善與我知未至之也凡事理皆有當然之

考曰必至於善者指至善而言不遷我自家須去止他

則其當然者善也其極則至善也

足以為善若近指事物當然之極而明德新民惟其

至善之理是即天命之性而道之明也

大原大本固已涵蓄該貫於其中言明明德新民

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

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所為本有一個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固不是若過

如孝是明德然自有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固不是若過

其則必有明德然自有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固不是若過

方是止於至善止至善包明德新民已也要止於

至善民也則不可不於至善也

望他者則不可不於至善也

可以為處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之輔之仁摩

極好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仁摩

之至善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處

辭而不遷  
然後見其  
止也

問至善便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

極處皆要否曰亦要處至善只是以其善新言不特是

至善會到極處亦要處至善只是以其善新言不特是

是一會到極處亦要處至善只是以其善新言不特是

如此執一便成一事又合當如彼亦如是若一事合當

只管執一便成一事又合當如彼亦如是若一事合當

恰善以理之便成一事又合當如彼亦如是若一事合當

至善為主以明於事者言以明於理之至善則對新心者言

明德為安吳氏曰正善為明明德則對新心者言

理會萬為一則曰天理一理而已○新安陳氏曰  
 天理人欲相為消長總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  
 盡夫天理之極不得云止於至善矣○通考曰  
 子曰明明德新民之事業必光於四海而後可以  
 為新不然則未也必光而後不自知而後可以  
 明也○則未也必光而後不自知而後可以  
 於之而後止也○於之而後止也○於之而後止也  
 臣之而後止也○臣之而後止也○臣之而後止也  
 於是而後止也○於是而後止也○於是而後止也  
 乃至精無以當盡善盡美之域毫髮之不可  
 者聖門無道遠果何如哉○正使學者立心弘毅  
 日學則任重道遠果何如哉○正使學者立心弘毅  
 塵况復習為儒偷先自狹小半塗而廢一簣而止  
 其可與言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新安陳氏曰  
 大學也○綱領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新安陳氏曰  
 之有綱綱舉則目張領以要領言如表之有領如  
 挈而裘一順○梁子曰明領以要領言如表之有領如  
 已括盡一誠意正心脩身之綱領新民是下文齊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之綱領新民是下文齊

韓氏百遺言  
 三當字語有  
 節次可觀也  
 德固可當明  
 民德取當  
 新至善言亦  
 皆所當止  
 無過分之事  
 此即序文取  
 謂職分之  
 當善者也

家治國乎天下之綱領止至善總明明德新民而  
 言又八者逐條之綱領要而言之則明明德新民而  
 三者之綱領乃大學一書之大綱領也○明明德  
 氏曰大學之綱領乃大學一書之大綱領也○明明德  
 準則在止至善要其用力之方在知與行而巳格  
 物致知知至善也誠意正心脩身行之事也力以  
 知為先知知以行為重知至善也誠意正心脩身  
 知愈進物格而後知至善也誠意正心脩身行之  
 德之而本明者極其知以至意誠心則行而愈  
 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善教之行焉○善政者  
 單其舊染而復其性初天下之至善乎○通考曰  
 德乎一而染而復其性初天下之至善乎○通考曰  
 在猶當也○章句以當○易軒熊氏曰明德二字出  
 則有明德新止三者以當○易軒熊氏曰明德二字出  
 典明即老舜以並言出康誥止之一字出虞書益稷  
 至善即老舜以並言出康誥止之一字出虞書益稷  
 之至善其極致謂之中聖賢相傳自始學言之則謂  
 言也○吳氏季子曰文公以明德新民之止至善為  
 大學之綱領又曰明德新民之止至善為明德新民  
 之人欲從事於大學必先善為明德新民之止至善  
 至善為明德新民之止至善為明德新民之止至善  
 志不立也自古安有志不立而能成功也哉天下

之事莫不有所止學者知所止之地則將日夜歸  
勵馳以赴之無弛力無怠倦皇皇汲汲而歸  
於至善而後已苟為不然則始銳而終惰朝作而  
暮輟雖明而未已至於明之極矣則文公所謂苟且  
未必至於明而後已至於明之極矣則文公所謂苟且  
之學不足於新之極也附纂黃氏洵曰明德兼  
知此行無所增損謂之道新之至善即明道之教至善即性道  
明德即率性之道新之至善即明道之教至善即性道  
是善之意所發有善惡明之謂之明德本體所發純  
心其衆理是體是忠是虛應萬事是用是恕是靈  
氣稟所拘謂智愚賢不肖人欲所蔽是全而昏心本  
性之明有五字所發善遂明之上一明字復其初  
兼知行此五字所發善遂明之上一明字復其初  
必至於無過不及當然之極一物一指氣而理  
之極明是無過不及當然之極一物一指氣而理  
原明德所從來虛靈指氣言不昧指理言此天五字  
實具衆理應萬事此德之實所具之理即格致之  
自有生之初言物欲正脩齊治平之事氣稟是內根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是未至必求至不遷是既至不當遷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此止字即接  
至善之止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  
所處下聲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朱  
日知止是識得去處既識得心中便定更不他求  
如行路知得從這一路去心中自是定如求功之  
又求之彼即是未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之  
第相去不遠但目定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定靜  
不安相去不遠但目定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定靜  
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既見得事物有定  
理而此心安安而後能慮慮是思之精審今人心  
在那裏也安安而後能慮慮是思之精審今人心





慮得五者止善之節次也大學篇端三語以止善  
終之既欲學善者指一善則所以能為此又詳言其節次而後  
耳蓋至其所止之地非一善則所以能為此又詳言其節次而後  
至能得其凡五節然必自是知止是其所止處也  
徑造於能得之域則止是其所止處也  
矣此大學所以有知止二字冠於五事之中加夫  
明德新民莫不有毫髮然則一定之則存乎其中加夫  
錙銖則太過減之毫髮然則一定之則存乎其中加夫  
止謂之至善者也然使不致其知以究極義理之當  
精微則惟見夫道之浩浩無所措乎心且疑且  
信晃漾搖曳洗乎若之慎思之明辨之良知之不  
弱自夫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良知之不  
表裏洞徹無所障礙真見理之當然而後已則不  
容不然而者猶飢之有食渴之有飲必至此而後  
心始主乎一而無所主則與物接皇惑膠擾動方  
定人之常情而無所主則與物接皇惑膠擾動方  
寸之閒第見夫條萬端始乎由是終乎由是事不願乎其得  
而靡所止定千條萬端始乎由是終乎由是事不願乎其得  
所據依卓有定向始乎由是終乎由是事不願乎其得  
外不見物而遷則途轍專一夫簡易事不願乎其得  
而自省心不期清而自清萬感俱寂一真自如太

空無雲虛室生白非天下之至靜其孰能與於此  
故曰定而後能靜身以心之安既不自循乎理欲事  
物理而欲迭相乘除若必不能外於是乎理欲事  
古之聖賢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  
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惟其靜而全  
存焉往乎無入而不自得馬其隙不愧於天全  
紛華盛麗之無物皆安而行之患故曰靜而全  
奪自熱心廣體胖安而行之患故曰靜而全  
於人而無復疑貳畏沮之患故曰靜而全  
精詳出於閒暇之餘錯謬起於造次之頃而後能  
亦勢也天下之暇餘錯謬起於造次之頃而後能  
陳而聽吾之必欲擇物者私和正曲直是之頃而後能  
之隨事而處之必欲擇物者私和正曲直是之頃而後能  
精思熟慮不能也然欲擇物者私和正曲直是之頃而後能  
於臨事而無錯者則一事其間之欲待勞而安則泰然  
寧然而無以揆度於一物之閒耳  
恬然而無以揆度於一物之閒耳  
至能應擢焉而輕重者不傷廉孰執可取孰  
可予者不為貪而辭者不為矯止當而己之不作  
受者不為忠敬質文之異尚惟其當而己之不作  
其是而巳忠敬質文之異尚惟其當而己之不作

大學一

深研幾書之以義制事中庸之文理密察皆是也  
故曰安而后能慮人以爲善不欲爲善者不足論也  
極者亦不足論也固有其止於極而造其極者則  
極者矣而不可得吾臣吾止於其止於於於於於  
欲仁而不可得吾臣吾止於其止於於於於於於於  
爲欺雖欲不敬而不可得吾臣吾止於其止於於於  
友之信莫不皆然凡吾心願而莫得者則爲難必心  
者何可勝計是故定靜安慮非適中而得處難必心  
後隨所欲而得之求仁而得仁求善而得善則  
中道至於欲而不思而得之求仁而得仁求善而得善  
得之功如炊而熟而得之求仁而得仁求善而得善  
莫不各副其本心而得之求仁而得仁求善而得善  
從心所欲而得之求仁而得仁求善而得善則  
而後能合五者而論之則精進一而深由一而深  
至密不可不講也折此五者而論之則精進一而深  
皆不安慮得之大本是折此五者而論之則精進一而深  
靜之效是大本是折此五者而論之則精進一而深  
慮於其始而大以知終事有始則有終學者當先從  
止爲入門可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通義仙金  
氏曰物指事  
言有根則有  
表有明德  
則有新民  
事指用切  
言有始則  
有終能知止  
則能得止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  
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問事物何分別  
事是事物是物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子曰對言則  
如耕而種而耘而斂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止能  
理會已之一物新而民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止能  
一物對天下之物新而民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止能  
自然近道不知先德使倒有箇內外本末知所先後  
陳氏曰新道不明者自明後德而推也何能近道○  
知止而後明此明者自明後德而推也何能近道○  
卒於有後矣此明者自明後德而推也何能近道○  
氏曰物有本末此明者自明後德而推也何能近道○  
所先物有本末此明者自明後德而推也何能近道○  
下文六節先字一矣後字一矣○  
結上文六節先字一矣後字一矣○  
日不日此是大學之起道而面道蓋道者當行之  
路知所先後是大學之起道而面道蓋道者當行之

通義仙金  
氏曰物指事  
言有根則有  
表有明德  
則有新民  
事指用切  
言有始則  
有終能知止  
則能得止

路知所先後是大學之起道而面道蓋道者當行之  
日不日此是大學之起道而面道蓋道者當行之  
結上文六節先字一矣後字一矣○  
下文六節先字一矣後字一矣○  
氏曰物有本末此明者自明後德而推也何能近道○  
所先物有本末此明者自明後德而推也何能近道○  
卒於有後矣此明者自明後德而推也何能近道○  
知止而後明此明者自明後德而推也何能近道○  
陳氏曰新道不明者自明後德而推也何能近道○  
自然近道不知先德使倒有箇內外本末知所先後  
一物對天下之物新而民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止能  
理會已之一物新而民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止能  
如耕而種而耘而斂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止能  
事是事物是物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子曰對言則  
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問事物何分別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為事言之則曰物自人... 是也明也... 德而後可... 推以新民... 由根以在表... 也知此得此... 固為事... 然必先知... 其所以而後... 能得其所以... 止先知而後... 行也學者

禮  
以只曰近道... 人之道也... 通考... 萬葉之本... 吾民之所... 地事莫不... 之途者始... 德性不一... 然本為末... 以本為末... 其所當先... 夫物之德... 也明德在... 曰物事者... 其成論功... 本末論實... 國之於天... 始論實諸... 而後平皆... 而後求諸... 之於已蓋... 之於已蓋... 欲學無諸... 之知本而... 母徒外驚... 也欲誠其

非能使天下盡明其明德也... 哉亦要財貼他一於字... 人物之性亦如此看評眼

四

至道正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

有先後如曰灑掃應對進退抑末也... 條之何是未嘗不以本原為先也... 先也... 無也... 已而欲以私智小數齊物者... 不循其序而欲以所謂大學哉

四書大全

卷一

為事言之則曰物自人  
之則曰事  
本者木之  
根也傳平  
謂桑本者  
是也末者  
木之末也  
理木末者  
是也明德  
新民固為  
兩事然必  
先明其明  
德而後可  
推以新民  
由根以在  
也知止得止

禮

以只曰近道○黃氏洵饒曰則近道矣此道字聖  
人之道也○此章兩道字如顏子論好學二道同  
通考吳氏季子曰天下之萬物莫不有本於人則  
萬葉之本於根水之干流萬派本於源至友於人  
吾之民物之紀雖紛然不同而其本皆在於身天  
地之事莫不有始為九仞之山者始於一簣行千  
之途者始於一蹶至於人則凡吾之所當講如道  
德性命之始於一義理之端孝悌忠信之理雖雜  
然不一而其始皆在於心學之始於一患無他惟  
以本為末以其末為本以終為始以始為終以發  
其所當先其事之終始也物者何指形骸而發之  
夫物之本末先其所當後耳此大學一箇所以明  
也明德在己新民在彼彼已相對而指形骸見馬  
曰物事者何指作而為言也知止而事力能得  
其成功者力相因而為身身之於家物則當以  
本末論實諸大學心之於身身之於家物則當以

入世入世... 治身要... 非謂於天下... 治身要... 非謂於天下... 治身要... 非謂於天下...

四

誠知本始之  
在所以而末  
終之在所以  
後焉則務  
本循序而  
至道也矣

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曰致曰誠皆自有其  
序蓋欲學者之反始而母至逆施也學者果能先  
其本而後其末則自盡以下學至於上達而始終  
不紊矣其始而後其道也夫何遠之有抑未也抵  
有先後矣其始而後其道也夫何遠之有抑未也抵  
之何是未嘗不以本原為先也如金聲也則無如  
條理也土振也肯終條理也先也如金聲也則無如  
先也土振也肯終條理也先也如金聲也則無如  
無也土振也肯終條理也先也如金聲也則無如  
已而欲以私智小數齊物者管商之學是已乃有  
不循其序而欲以私智小數齊物者管商之學是已  
已而欲以私智小數齊物者管商之學是已乃有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

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

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

也一國齊家是欲明明德於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

於天下之言之蓋以明明德乃人己所同有

使已之皆明其明德也如此則天下無不平矣

言可以該大學之體用可見明明德又為網領中

之綱領也東陽許氏曰不見明明德而己

見新氏此說雖使人各明其德而己爾纂史氏伯

後言明此說雖使人各明其德而己爾纂史氏伯

是解蓋首在明於天下則似乎明明德於天下

句是解蓋首在明於天下則似乎明明德於天下

民之事只是用此句之義如極明則明德於天下

之意不相似是用此句之義如極明則明德於天下

下者一句然後從而釋之曰自明其明德而推以

新德於天下者詳畧不同矣○章句或問所以

明文之義或問所以詳畧不同矣○章句或問所以

章句明於天下者詳畧不同矣○章句或問所以

不察易於使天下之人致疑往性謂平天下是治人之

者或使所治之人如此則此句以不明其明德而推

以新其一句以見自明之上新民皆自明其明德而推

有以明其極也然後經文明明皆自明其明德而推

言可以為極也然後經文明明皆自明其明德而推

治平聲後做此

也一國齊家是欲明明德於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

於天下之言之蓋以明明德乃人己所同有

使已之皆明其明德也如此則天下無不平矣

言可以該大學之體用可見明明德又為網領中

之綱領也東陽許氏曰不見明明德而己

見新氏此說雖使人各明其德而己爾纂史氏伯

後言明此說雖使人各明其德而己爾纂史氏伯

是解蓋首在明於天下則似乎明明德於天下

句是解蓋首在明於天下則似乎明明德於天下

民之事只是用此句之義如極明則明德於天下

之意不相似是用此句之義如極明則明德於天下

下者一句然後從而釋之曰自明其明德而推以

新德於天下者詳畧不同矣○章句或問所以

明文之義或問所以詳畧不同矣○章句或問所以

章句明於天下者詳畧不同矣○章句或問所以

不察易於使天下之人致疑往性謂平天下是治人之

者或使所治之人如此則此句以不明其明德而推

以新其一句以見自明之上新民皆自明其明德而推

有以明其極也然後經文明明皆自明其明德而推

言可以為極也然後經文明明皆自明其明德而推

言謂身之所為者實此但言誠意是欲正心之所發

言謂身之所為者實此但言誠意是欲正心之所發

言謂身之所為者實此但言誠意是欲正心之所發

朱在熹子元  
聖贈中散大  
夫在恩補  
承務即歷官  
至工部侍郎時  
經進日讀父  
四書玉音問  
訪不已因請  
點揚雄乞以  
二程張載從祀  
帝嘉納之  
子鑑官至明  
廣德官在孫  
俊累官吏部

侍師死節見  
一履志建寧  
府

慶元宋  
寧宗年號

者實章句所發二字凡兩言之因其所發而遂明  
之意也朱子嘗曰情是發出恁地之意然則性發為情  
情初如車舟意不善即當加夫舟車之一般是則性發為情  
其初而為意便有善有不善不可不加夫誠之統說心  
是從而念頭說○新安陳氏曰諸本皆作欲其於  
善而無自欺也惟祝氏附錄本公適孫鑑書其  
卷端而無四書元本則以鑑向得先公晚自無筆所  
更定而刊之與申四月辛酉公改此三字也按文公年  
譜謂慶元庚申四月辛酉公改此三字也按文公年  
易賁今觀誠意章則祝本與公改此三字也按文公年  
虞有味但必惡惡如惡臭好善如好好色云固亦此  
有於已如好惡之必惡臭好善如好好色云固亦此  
包涵不己於惡之意似是以後語語意欠渾成的  
當不若必自慊對無自欺錄有云誠與不誠自慊與  
該俗若必自慊對無自欺錄有云誠與不誠自慊與  
自欺只爭毫厘之間自謙則有云誠與不誠自慊與  
與自欺相對誠意章只在兩箇自字上用功自慊與  
子此語則可見矣通考冥氏程曰祝本作用必自慊

殊未是蓋自慊乃自欺之後效難以居先若不  
分善惡但曰必自慊而自欺則小人善惡一於中  
為不善者亦可言誠意矣先儒謂意有善惡一於中  
善其不可易邪祝本或以為得之文公絕筆劉刻按  
吳說不同當從致推極也至極處以知猶識也推極  
吳氏所致為是致推極也至極處以知猶識也推極  
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  
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心者大學  
之條目也○朱子曰六箇欲與先字若謂欲如此必先  
物上欲與先字若謂欲如此必先  
意是學與先字若謂欲如此必先  
與惡之閑則善透得致知則覺不覺則閑誠意乃善  
人意之閑則善透得致知則覺不覺則閑誠意乃善  
人先閑過得此二然則惡之閑則覺不覺則閑誠意乃善  
至治國平天下地全射說○但格須照節易到一節了  
是零細說致知是全射說○但格須照節易到一節了  
得一之分之理則愈廣其知亦是一得一理總明彼窮得愈  
多則我之知愈廣其知亦是一得一理總明彼窮得愈  
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是一得一理總明彼窮得愈

四書大全  
大學一

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  
 處○因其所已知推之至於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  
 這道是作人一件事物上試以力行也此推見於  
 物便是行水作車行陸今不可以行親遇孝而不  
 必格物窮理有見得舟車便有一忠君一孝親  
 執事便敬與窮人便忠君一孝親一親遇孝而不  
 這實為惡○若窮人便忠君一孝親一親遇孝而不  
 無者何者為切問者須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  
 所不能無者為切問者須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  
 盡其孝有一兄弟則當盡其友窮格如此類○須  
 得也若窮極一事不盡便窮處便是一物○須  
 非也須窮極一事不盡便窮處便是一物○須  
 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須驗漸漸去○廣地非若  
 開如子三省只格物如此驗漸漸去○廣地非若  
 是致知非是今日格物如此驗漸漸去○廣地非若  
 心脩身是心言也○格物如此驗漸漸去○廣地非若

做三節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  
 常格一物至平天下無餘方皆有一物  
 自成○明切故不致知者以全體言身親至  
 處使親切○此致知者以全體言身親至  
 格物也○此致知者以全體言身親至  
 上發起一念慮處言格物必如吾身親至  
 見得親切方是格物○此致知者以全體言身親至  
 自天而下約之萬事於身無不統於心  
 惟誠以至於萬事於身無不統於心  
 曰誠以至於萬事於身無不統於心  
 心中流出○此致知者以全體言身親至  
 人神具象理而應萬事○此致知者以全體言身親至  
 神以具象理而應萬事○此致知者以全體言身親至  
 相應蓋此心本具象理而應萬事○此致知者以全體言身親至  
 萬事而宰之亦在知者其則立有知此心能應  
 其用行而宰之亦在知者其則立有知此心能應  
 自具全大用致行有欲其知若事至而全德中  
 用無不也○此致知者以全體言身親至  
 物此獨言物猶事也○此致知者以全體言身親至



空虛無用之物大學教人即事以窮理亦惟恐人  
釋至善亦曰事理釋格物窮理曰窮至事物之理  
也致知在格物此在字又與章首明德在字相應  
學綱領所在莫先於格物於字明與章首明德在字相應  
在又綱領所在莫先於格物於字明與章首明德在字相應  
格物又綱領所在莫先於格物於字明與章首明德在字相應  
心脩身為知之始致知齊家為知之極誠意為行之  
正脩行之之極也齊治平之行與之驗與國與天下  
者推行之之本也齊治平之行與之驗與國與天下  
知行之序雖有先後而誠意正脩齊治平之行與之  
廢格致二條固貫徹乎誠意正脩齊治平之行與之  
非截然而明此德後而誠意正脩齊治平之行與之  
為物欲所蔽即如明珠為泥而然光明之性依舊自  
在物欲所蔽即如明珠為泥而然光明之性依舊自  
事要一切已故脩身正心必先致知誠意始能格致  
意最是一段脩身正心必先致知誠意始能格致  
心誠意知謹獨誠意是轉關處大學有兩個大節不  
聞誠意知謹獨誠意是轉關處大學有兩個大節不

目物格可知至是一個誠意脩身是一格物才過此  
了便知在行將去一個誠意脩身是一格物才過此  
而物欲所蔽即如明珠為泥而然光明之性依舊自  
格物欲所蔽即如明珠為泥而然光明之性依舊自  
步處病痛却小事以治國平天下與治國平天下與  
家只是一篇之末謂格物致知誠意正脩齊治平之行  
事而學一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  
本旨正相南北矣為遺日格物致知誠意正脩齊治平  
夫誠意正心是惟一工夫附錄黃氏洵曰惟精為  
欲在窮此理誠意正心是惟一工夫附錄黃氏洵曰惟  
知是窮此理誠意正心是惟一工夫附錄黃氏洵曰惟  
治外窮此理誠意正心是惟一工夫附錄黃氏洵曰惟  
之所致發善之知致誠實也此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是  
即當發善之知致誠實也此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是  
在物故格物即心是神明知無事極處無不到  
看朱子所謂心是神明知無事極處無不到  
○吳氏季子曰此與下段蓋折言明德新是也

條目而發揮其所行以止至善者也蓋格物致知而  
 至知之始也誠意者所以辨是非別理欲而格物  
 之或差行之不實則以未免揆別雜苟而且於途  
 表裏知之為始而事而繼之善誠後之意者本而  
 物致知為極功而新民止至善格物是業雖然意  
 可知與語明德至誠之門戶也夫物格是業雖然  
 出於誠意而誠意之原於善誠後之意者本而  
 踐徑而知至誠之門戶也夫物格是業雖然意  
 後人同吾明德不惑然天下之本則欲明而後  
 國猶未能使之純百姓昭明乎協和之明苟不見於  
 下者必先能治其國百姓昭明乎協和之明苟不見於  
 和者必先能治其國百姓昭明乎協和之明苟不見於  
 治國之先能治其國百姓昭明乎協和之明苟不見於  
 家猶未能使之純百姓昭明乎協和之明苟不見於  
 必先齊其家刑于寡妻則齊其身苟欲而先齊其身  
 則可以齊其家刑于寡妻則齊其身苟欲而先齊其身  
 哉然家之本國人在身苟欲而先齊其身苟欲而先  
 則可以齊其家刑于寡妻則齊其身苟欲而先齊其身  
 不過行於妻子人欲齊其身苟欲而先齊其身苟欲而  
 不行於妻子人欲齊其身苟欲而先齊其身苟欲而

起一有以害其心之正身雖欲脩而不可得也  
 是以人修身之學當自聽命正心始也而欲  
 容敬其人當自誠意始也而欲  
 以敬其人當自誠意始也而欲  
 心之必誠意始也而欲  
 君子之必誠意始也而欲  
 之誠意始也而欲  
 誠意始也而欲  
 也誠意始也而欲  
 為本原而誠意始也而欲  
 樞紐也而誠意始也而欲  
 耳格也而誠意始也而欲  
 致知也而誠意始也而欲  
 內致也而誠意始也而欲  
 矣致也而誠意始也而欲  
 天與生俱生而誠意始也而欲  
 習不察無以推之而誠意始也而欲  
 就取醉生而夢死其幾交乎趨意始也而欲  
 去取醉生而夢死其幾交乎趨意始也而欲  
 正而身始不脩矣况其齊家治國以不誠心始也而欲  
 故大則必窮其所為高深則必窮其所為高深則必窮其所為  
 高深則必窮其所為高深則必窮其所為高深則必窮其所為

窮其所所以為幽隱魚何為而羅為何為而飛龍何  
 為而蟄蟻何為而蛭凡物之與我接者必窮其所  
 之為不詰其極不止也思耳目之窮明則必窮其  
 以何為物以當重手何言之當恭頭何窮其所以  
 足向以物之備於我者且足而格之吾之良知不  
 也夫教之如是則隨其所觸皆足以發吾之良知  
 日誠意之正心脩身格物者所以盡其明之實明  
 以誠意之正心脩身格物者所以盡其明之實明  
 已則教之於至善矣教之於至善矣教之於至善  
 之速教之於至善矣教之於至善矣教之於至善  
 新之不已則止於至善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  
 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  
 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声後故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

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

心可得而正矣心既正則身可得而脩矣身既脩則

家既齊則國既治矣國既治則天下既平矣

此四句皆得所止之序也

新民之事也齊家之事也

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所以得止至善之次序也

而言此四句包括此一網矣

統八目而八目之隸三綱矣

而子日致知者理

亦關一交是乃高無國然不知間到處事行黑雖曰吾在  
 是雖個誠一為遠不便光可至或得無不之暗欲固心物  
 白有過意截至而到治明者時只知差能今行誠然之而  
 中小接又事耳不之而正决方見至○如人不得其可已推  
 之善閑是家○知謂天大不肯得表却物者未所道說物其知  
 黑猶子一齊物幽深知可然有到能見自有至實也致知  
 ○是○個國格皆一平而○主心知得裏個曰主物會特得  
 意黑知過治天至是知至不則胸中無與子可者必精舍初  
 誠中至接閑下是知至不則胸中無與子可者必精舍初  
 後之意誠手平又截是事一意誠心無所不細知知齊  
 推盪已過此聖界分未過此是至脩知知齊  
 得過此聖界分未過此是至脩知知齊  
 渣此聖界分未過此是至脩知知齊  
 滓閑雖分未過此是至脩知知齊  
 伶雖分未過此是至脩知知齊  
 利有未過此是至脩知知齊  
 心小過此是至脩知知齊  
 蓋過此是至脩知知齊

知至則理之  
 會在我心而  
 管于万物  
 者無不明矣

靜是義理意是指發處心是  
 各身對一心言則去夫不誠  
 恐自哀樂引將去夫不誠  
 用管外○面○引將去夫不誠  
 有許多○面○引將去夫不誠  
 而波○面○引將去夫不誠  
 誠而○面○引將去夫不誠  
 知至○面○引將去夫不誠  
 能為○面○引將去夫不誠  
 無不○面○引將去夫不誠  
 有所○面○引將去夫不誠  
 快充○面○引將去夫不誠  
 所主○面○引將去夫不誠  
 逆推○面○引將去夫不誠  
 曰物○面○引將去夫不誠  
 明明○面○引將去夫不誠  
 明矣○面○引將去夫不誠  
 明矣○面○引將去夫不誠  
 身脩○面○引將去夫不誠  
 國治○面○引將去夫不誠  
 下矣○面○引將去夫不誠  
 齊則○面○引將去夫不誠  
 字明○面○引將去夫不誠  
 有德○面○引將去夫不誠  
 整然○面○引將去夫不誠  
 肅然○面○引將去夫不誠  
 然矣○面○引將去夫不誠  
 意天○面○引將去夫不誠  
 父下○面○引將去夫不誠  
 子則○面○引將去夫不誠  
 子明○面○引將去夫不誠  
 兄德○面○引將去夫不誠  
 兄明○面○引將去夫不誠  
 弟於○面○引將去夫不誠  
 弟天○面○引將去夫不誠



第而舉矣推而為天下國家用其效可勝言哉

#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漢書平帝紀一切物取其整齊正心以

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勉

賈氏曰天子庶人貴賤不同然均之為人則不可

齊家而推之誠意正心所以修身治國平天下者之

中揭出本在是身是皆當以修身為本在國之

家之此一在是身是皆當以修身為本在國之

說之此一段是反說也修身為本在國之

為本而言齊家以下侯卿大夫士庶人必至矣

而本而正心誠意致知格物而後至矣

此字指天下之心致知格物而後至矣

乎誠意外而心蘊乎其中致知格物而後至矣

正心四者皆為此身設也而身是格物之理推誠而

其與乎一頓身乎風俗係馬一舉一動儀表閑之

身如水之派別疏為河渠散為溝洫不勝其眾而

同此源也如木之支分數為柯葉暢為華實不勝

其繁而此根也故曰本治國而後治天下規者不

以為新身之業將何士庶人有家者天下之

侯有國者不講然亦何者不本於身也君子以

皆不國者不講然亦何者不本於身也君子以

之有所已論者不講然亦何者不本於身也君子以

莫不物而一行有常是齊家以風自出於身也

大學一

下

辨一類等語皆是也天下之理惟感與應至為不  
誣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斷斷乎其毫髮不差也  
苟不脩而望家之齊國之治率天下之身以暴而  
求其末之治胡可得哉紂之可謂不脩身者矣  
矣一國之作亂失之於其本也為天子者不可不  
乎夫國子教我夷以正夫其本也為天子者不可  
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夫失之於其本也為天子  
士度人者不可不脩身乎黃潦之於水朝本也為  
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學子之不可不本也為天  
聖經之言昭揭千古自天子至庶人童而習之  
未嘗不曰大學之道必以脩身為本也  
天下國家者乃或舍本而徇末倒行逆施以致其  
之治平之者果何與此蓋未嘗格物以致其知  
而於物我賓主之間權度不審其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  
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接上文本謂家也接上文

本非所薄自家視之則為薄也○新安陳氏曰天下  
家與國天下分厚薄○通考吳氏季子曰所厚二  
字文公以心為指家而言蓋父子骨肉之恩理所  
當然而人心之所不能已者則國又厚於家而言  
家厚於國以本末二字對國而言則國又厚於家  
學既以本末二字發明齊家以下之脩身以上之  
薄二君以發明齊家以下之脩身以上之  
已矣則君子之心豈當有厚薄哉天下之國家故  
則殊則夫宜厚非宜薄蓋有所厚薄哉然雖一而  
致結者反此則厚非薄於情而吾天理之當然雖  
故厚於其所當厚薄於其所當薄吾心之不能以  
所同者各當其厚薄於其所當厚薄於其所當薄  
老而先吾老也幼而先吾幼也及人之幼不能以  
先吾幼也秦人幼而先吾幼也及人之幼不能以  
吾長不侔矣庸庸敬以事伯兄可也若鄰國之先  
不妨於斯須纓冠以和室可也若鄰國之先  
師而後於諸夏不以其諸夏而加於荒服也厚於  
四方不以遠郊之賦入較近郊則重矣小雅治外之  
則畧矣遠郊之賦入較近郊則重矣小雅治外之服

詩不及治內之詳明堂回夷之位不在諸侯之列  
由是觀之必先齊非其國之厚於天下乎家之厚於國者可知矣  
欲先治其國者薄則施之於天下者薄則施於國者可知矣  
必施於國者薄則施之於天下者薄則施於國者可知矣  
驅日所愛之子弟以殉之故糜爛其民而不知恤矣  
厚於國者豈復厚於天下乎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於國者  
國者豈復厚於天下乎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於國者  
入先而後於國也如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於國者  
為天而後於國也如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於國者  
所隔而後於國也如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於國者  
氏之萬物而後於國也如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於國者  
天地之道而後於國也如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於國者  
於地而後於國也如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於國者  
是不然而無所賦分其接於善乎此固親疎遠近之  
薄於國與天下得而一之况視國則國猶當厚於國者  
視家則家愈當厚而國也此而見其為薄矣厚於國者  
下未見其為厚而國也此而見其為薄矣厚於國者

國未見其為厚而家已先見其為薄矣何則彼此  
相形則當加厚者反為薄理也亦勢也易曰君子  
稱物平施蓋惟稱物之重輕而後可以平施厚則  
當厚薄所當薄乃所以為重輕也一槩而施之則  
欲平反至於不平此兩節上之文兩節之意雙峯  
曰何絮矩之有哉此兩節上之文兩節之意雙峯  
謂也治人節與此家為要謂子曰治人以脩身為要  
氏曰以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得此意矣第一節三  
先字是逆推工夫第五句說功一箇字是順推工夫  
至此兩節中括出工夫中括出脩身是順推工夫  
則於工節中括出工夫中括出脩身是順推工夫  
此兩節中括出工夫中括出脩身是順推工夫  
所厚節思義也亦如書所謂惇叙九族此即於家言  
意厚節思義也亦如書所謂惇叙九族此即於家言  
身為本此一句包盡一章之意曰子言天下皆以脩  
在全身其言本於此句包盡一章之意曰子言天下皆以脩  
具全綱領條目於此句包盡一章之意曰子言天下皆以脩  
按對小子之學而功夫效驗莫不殫舉無如此章又  
餘諸章而言則惟入孝出弟為大人小子之學則皆



明明德新  
民止於至  
善平天下  
治國齊家  
修身正心  
誠意致知  
格物致知  
知至意誠  
心正身修  
家齊國治  
天下平共  
甲三字也

為大人之學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

程氏復心曰此一章特發為人為己之學開示

學者生死路頭其意切矣○陳陽諸氏曰明明

德新民止至善及兩言八條目共四十三字先

王立學教人之法餘皆孔子發明之言看三在

字及古之其傳去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

之也則字疑辭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

而更考經文別列為序次如左凡一千五百

通考張氏師曾曰更互也即或問所謂以經統

傳以傳附經別分也即或問所謂則其次第可

知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

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通考輔氏古遺

始誠為格致之終誠為正之始正為誠之終

正為脩之始脩為正之終齊為治之始治為

齊之終治為平之始平為治之終合而言之

自格致至平天下為大始終觀經文六個

字一個在字六個先字七個後字傳文六個

在字一個極字則終始不盡釋者又觀若無

統紀深淺始終貫通處處詳味又當見之

文理接續血脉貫通處處詳味又當見之

今不盡釋也蓋釋處然其不可不知者未嘗

不釋也學者於其所釋者熟讀精思則其不

盡釋者自當待之矣附釋者熟讀精思則其不

木為之請大學故今一一附以深淺始終至為精密

#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栗子曰此克字雖訓能然比能

能明惟文王能明之克只是真個會底意○西

真氏曰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新安陳氏曰康誥

本文云克明明德慎罰此只取上三字下文引太甲

頌誤天之明明命亦去先王封弟康叔於衛而告之

大學一卷

之書克明德言文王之能明其德也引之解明德  
克字有力明字即文王明德始明字德字包明德字  
氏引曰克明德始明字德字包明德字  
書次引曰克明德始明字德字包明德字  
始次引曰克明德始明字德字包明德字  
大抵心之虛靈也問之師曰德無昏明之商書原其  
餘不為愚不肖而不足與生俱生或為昏而孰為  
惟其或鈍始不可動或以一力而後昏明或深進道  
或謂克明德者明則衆人之所謂克則克則文王之  
獨蓋人不能而夫王德之純既不用不枯于氣稟之  
長象天清是也夫王德之純既不用不枯于氣稟之  
偏非他人之明也夫王德之純既不用不枯于氣稟之  
其明他者必如文王而後能事畢矣  
王而後能事畢矣  
大讀作泰  
疑古是字

# 本申曰顧諟天之明命

本申商書顧諟謂常日在之也  
朱子曰常日在之古  
註語極好如一物在

此惟恐人偷去兩眼  
常常觀在此相與  
廣韻註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  
今不必從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  
以為德者也常日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明德這裏却說明命蓋天之所以與我而  
我所得以為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  
這存此心本自光明這我自昏蔽了他  
長存此心本自光明這我自昏蔽了他  
物此理因湛然清明及此道明他  
發見此理因湛然清明及此道明他  
理愈明則欲忘之而不可得矣  
常在目明則欲忘之而不可得矣  
其形無聲視于無形戒謹不睹恐懼不聞  
即物觀理隨事度宜于親見其當  
其當此理隨事度宜于親見其當  
命即明德之本原自命之得乎天者曰  
天之與我者曰天之明命  
靜語默之問非明之發見亦非顧諟  
行日用動靜語默之問非明之發見亦非顧諟

#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

其畀付之者即命也故不謂之明德而謂之明命  
奉承此命而存養此明與德則見其倚朝于斯夕于斯  
立則見其參于前也明與德者不敢不用其力蓋  
後目擊道存而所以明明命而失其畀付之初意也  
不如是則懼墜天之所以明明命而失其畀付之初意也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

全肅之大言一也德之全本本之明言峻德以此德  
盡已之性貫通明徹無有不明明處而全量克明之是  
附錄之善明峻德終○深○有○文○理○接○續○處○明○明○德  
止于至善○吳氏季子曰堯之德自欽明○文○思○而  
充之至于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真書紀之曰克明  
俊德大學引之則曰克明峻德則高者大之曰克明  
以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而觀之則高者大之曰克明  
之峻也亦表宜乎是德也人皆之有之惟堯則名焉  
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德也人皆之有之惟堯則名焉  
非大學之極功何以至此雖然克明其德而大焉  
于峻亦豈于性分之外有所增益哉是德之大本

非明明德之所○新安吳氏曰言德則命在其中  
故釋明德曰天之所以與我而天之言命則德在其中  
安陳氏曰傳引康誥帝典之而克明則未嘗說破惟以  
乃明之明而明也貫之蓋命已德而明則一德之本  
誤天之明也夫也貫之蓋命已德而明則一德之本  
明之明也夫也貫之蓋命已德而明則一德之本  
始不為人夫也貫之蓋命已德而明則一德之本  
之謂性其亦祖述此意也○爾精矣子思謂天命  
動靜皆命雖是就付與事處言然未放過便不是  
天之明命雖是就付與事處言然未放過便不是  
物之理在裏面故于應事處言然未放過便不是  
損了此明命○附錄明命深○此○明○有○照○管○不○到○便○暗  
然矣抑明之德又當何所先耶曰敬則不東以蓋固  
則一不敬則二敬則專不敬則不維敬則不東以蓋固  
不南以比者多矣此章之在曰謂敬者何哉顧謂而  
視而不可見者多矣此章之在曰謂敬者何哉顧謂而  
已矣事以教太甲曰先王顧謂敬者何哉顧謂而  
湯之也常日在之非敬而何夫明德之在為人豈由  
外之也哉有生之初天固以此明德而付畀之矣

自高明本自光大惟因其高明而推之以極于  
高。明。因。其。光。大。而。廣。之。以。極。于。高。明。而。推。之。以。極。于。  
能。必。至。于。善。為。準。以。不。敢。自。足。為。心。致。如。是。而。已。明。  
之。是。堯。而。紀。矣。而。后。止。自。然。日。進。于。高。明。光。大。之。域。

#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辭意不以人代之先後拘後凡引詩書皆當取此  
例之○王溪盧氏曰自明昏亦是自明昏由已而由人乎  
哉省之意明者自明昏亦是自明昏由已而由人乎  
警省之意明者自明昏亦是自明昏由已而由人乎  
是此章雜引三書而斷以第一言其在中間是明峻德  
夫如此章雜引三書而斷以第一言其在中間是明峻德  
家如是明之○東陽許氏曰第一言其在中間是明峻德  
節是明之○東陽許氏曰第一言其在中間是明峻德  
明其德以至於大學者全當法此而用功明德節第二  
結上文自字有力明德文王之自去明之方可也○雖  
川吳氏曰此章康誥言文王之自去明之方可也○雖  
明人當求所以克明其德發明明德之端也○太甲以

承上文言欲求所以克明明其德者蓋自明明者所以  
所以能與我之明乎天德所以與我之明乎天德  
言能如堯之克明其德也○蓋自明明者所以與我之  
能如堯之克明其德也○蓋自明明者所以與我之  
結之曰此皆自明明其德也○蓋自明明者所以與我之  
民皆有以明其德也○蓋自明明者所以與我之  
以明明其德也○蓋自明明者所以與我之  
自明二字結上文明德也○蓋自明明者所以與我之  
之意○東陽許氏曰太甲湯孫之名湯崩自新  
立不明伊尹作書以告之史官釋明德曰太甲湯孫  
之明命湯之德也亦引之史官釋明德曰太甲湯孫  
典克明俊德史官贊堯之德亦引之史官釋明德曰太  
即明德○吳氏季子曰合三書而論明德者其不  
要皆昭明其德耳蓋天下之理已昏雖其不  
人之昭明而新其德耳蓋天下之理已昏雖其不  
吾身猶未能使本心之功必自吾之明德始者不  
之各務自明其德胡可得哉故大學之明德始者不  
為先務自明其德胡可得哉故大學之明德始者不  
亦深切而著明矣乎不

#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

湯之盤銘曰苟日日新日日新又日日新

頌手篇曰盤盥切洗面也

新安陳氏曰日日盥類人所同也事父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之盥頌之盤歟○雲峯胡氏曰沐浴之盤本孔註卻說雖無關於日新大吉然於盤字或

補云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論語苟志誠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上下同惡如沐浴其身

訓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

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

之不可略有問去聲斷反徒玩也問盤銘見於何書朱

之不可略有問去聲斷反徒玩也問盤銘見於何書朱

之不可略有問去聲斷反徒玩也問盤銘見於何書朱

德日新者  
商書仲虺  
之誥篇之  
詞也  
惟新世德  
者亦咸有  
一德篇之  
詞也

附

要在工苟字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日新則上  
兩句工夫方能接續是去今學者却不去苟字上  
着工夫苟日新是日常新如此對舊染之污而言日新  
又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間斷也○西山真氏  
曰身有垢皆是知沐浴以去之無間斷也○西山真氏  
為私欲所汚是以形骸為重之者神明之舍不謬  
哉○我故自新所以釋民之新本我之言自新而新之  
作新亦息矣所以釋民之新本我之言自新而新之  
如此○雲峯胡氏曰盤銘三句苟字新相閑之誠確  
於其始又字是工夫接續於其終○新安陳氏曰  
德日新以告木甲曰惟新厥德湯採之為一此銘伊尹  
本之謂孟子所曰惟新厥德湯採之為一此銘伊尹  
說者謂孟子所曰惟新厥德湯採之為一此銘伊尹  
明以明為明新明之端於天為用新言由新言而達於  
下也以明為明新明之端於天為用新言由新言而達於  
明也於新也移明已德之新用字以言不相離可移  
躅同於新也移明已德之新用字以言不相離可移  
○黃氏季子曰新之日新又日日新又日日新  
○黃氏季子曰新之日新又日日新又日日新  
○黃氏季子曰新之日新又日日新又日日新  
○黃氏季子曰新之日新又日日新又日日新

頌 頌 定 邵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

此是推而始受天命也

始字貼新字○

與起同然之善心而不能自己耳

陳氏曰自新之民已能收過遷善人從而鼓舞振作之

夫處不能自已過遷善人從而鼓舞振作之

其在我者此所謂作是時

也○新安陳氏曰易繫辭云鼓之舞之稱泰來匡直

此四字以釋作字振起之即孟子稱泰來匡直

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意○東陽許氏

曰善才善心發見便自新之意○東陽許氏

舞之只是推充感化兩事明明德於上則感而自新

夫只是推充感化兩事明明德於上則感而自新

又因其自新之機推其有餘而引導勸誘之則民

德日新○黃氏洵曰其有餘而引導勸誘之則民

之之具孟子放勳勞來匡直作之術新民止於至善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朱子曰

民之如擊鼓然自然能使起其自新之民也

朱子曰

民時時提撕警發之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行以

者不如遷善改過曰新去穢養華曰新止於至善也

者何遷善改過曰新去穢養華曰新止於至善也

同若無俟乎新也今日新去穢以齊聖之君稟聰明之

惟恐其不盡明也提撕省察之功始無一息之斷

猶懼其久而忘也沐浴之盤盥所常御取而銘焉

九字森嚴凜乎若父師之臨其上也而日教詔之也

其曰苟日新日日又新之頃刻不新則非矣必日新則

當日日新之常今日新之又新之頃刻不新則非矣必日新則

以猶今日之常今日新之又新之頃刻不新則非矣必日新則

德常新矣大學以湯之善念相繼日新則非矣必日新則

積習之汗迹續方來使之善薄者使之厚滴者使之濯

淳濁者使之清穢者使之繁矣



黃氏洵說曰不用其極極字即下章之至善所謂文理解續也○景氏星曰用其極者即所謂止於至善也能止然後能用章句皆欲二字正無所不三字然後新民之意却在作字上學止熟玩

#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

各有所當止之處也新安陳氏曰引詩謂邦畿為

所當止之處且泛說止字東陽許氏曰此詩謂邦畿為

地方千里謂之王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

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古者方千里曰王畿蓋自

東而西自南而北皆千里也千里之內為畿是維

衣冠禮樂之所萃聲名文物之所都為鈞天帝居

之尊非復陋邦僻壤之比農願耕於其野商願出

於其塗賈願藏於其市咸曰此吾所當止之地也

豈不猶大學之止於至善乎

詩綿蠻黃鳥韓詩薛君章句云綿蠻文貌又睨睨黃鳥王雲云睨睨黃鳥之色三字从同月視之知其為色也今註皆以為鳥聲似不及古注之為得升庵在代醉編

# 所止可以久而不如鳥乎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岑鋤林蔚紆弗

之處岑蔚二字本古註○此溪陳氏曰土高曰丘

林茂鳥隅謂丘之一角峻處山岑高而木森蔚所謂

正之處也雲岑胡氏曰此傳不特釋止至善并知

知其所以止而章句於下文亦以知其所以止與所以

得止至善之由言之○新安陳氏曰此比人當知

乎一節之意此是說深處乃人事之當然也示人



謂文理解續也。○黃氏洵曰不用其極。極字即下章之至善。所謂止於至善也。能止然後能用。章句皆欲二字。正無所不三字。然後新民之意。却在作字上學。熟玩。

#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夫氏止曰讀音祈與圻同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新安陳氏曰引詩謂邦畿為地方千里。謂之王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猶事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也。通考吳氏季子曰。古者方千里曰王畿。蓋自東而西。自南而北。皆千里也。千里之內。為畿。是維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此詩之義。蓋謂王者之居。當於天下之中。使四方之人。皆欲歸止於其地。此所謂至善也。此詩之義。蓋謂王者之居。當於天下之中。使四方之人。皆欲歸止於其地。此所謂至善也。

# 詩云緝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久而不如鳥乎

緝蠻詩作綿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立隅岑。鋤林蔚蔚。弗

之處。岑蔚二字本古註○北溪林氏曰于高曰丘

林茂鳥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詞言人當知所當

正之處也。雲岑胡氏曰此傳不特釋止至善。并知

知其所以止而章句於下文亦以知其所以止與所以

得止至善之由言之。○新安陳氏曰此比人當知

此是說淺處。乃天理之本然也。可以人而不知鳥

乎。一節之意。此是說深處。乃人事之當然也。示人

於緝之於音烏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

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

止於慈與國人文止於信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以德容言通考吳氏

切之於嘆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緝不客已之

掩之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朱子曰緝熙

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是工夫發止

是功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是工夫發止

也文王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言教之一事

字見文王交行之氣象非勉馬用力之比通考

個止字是一事各具一止也黃氏洵鏡曰於緝

熙敬止此是又深處統言德常明也又曰為人子

不孝故先言子也又曰安所止者引此而言聖人

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

究其精微之蘊問二反而推類以盡其餘則於

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以止而無疑矣朱子曰為

仁亦有一事又合當如彼是仁為一人臣止於教亦

有多少般不可止道擊罷一曲拳是教如陳善閉邪

納君無過皆是敬若止執一便偏了安得謂之至

善○節齋蔡氏曰緝熙敬止者所以為止至善之

故當於此五者之中究其精微之蘊人所當止莫大於此

盡於此故又當於五者之外推類以盡其餘○  
安陳氏曰學者於此以下乃朱子註文王之德不已其教如  
之意通考陳陽許氏曰朱子註文王之德不已其教如  
明亦不巳之意言穆穆然五事而言微是五事其餘  
此精是明白之至理曲折隱微處推類以盡其中  
推君臣父子國人之類而其餘有夫義婦順兄弟之  
倫推仁教之類而其餘有夫義婦順兄弟之  
在○又推凡天下萬物衆事亦莫不有順兄弟之  
詩言學之則耳黃鳥不可不知也博也仁孝慈信乃其所  
當止之則耳黃鳥不可不知也博也仁孝慈信乃其所  
未安也集於桑未善也顧瞻丘隅飛載鳴止於棘  
之所不擾彈射之善也驚實為可止息之美蔭畢羅  
形雖人而智不逮於禽也夫言說詩寧不為之  
浩歎乎邦畿之止以民而何哉論則明之德則借物為  
靈不極其明於民者宜新何哉論則明之德則借物為  
新不止也其明於民者宜新何哉論則明之德則借物為  
於聖其分量至不侔也愧於新何哉論則明之德則借物為

知而視之殊語其行則有安行利行勉行之異由聖人  
至於此猶不以聖自居必求其可止而後止則夫  
天命一聖人者無可止之左則矣若昔文王以聖德  
旋不動應規矩則不勉而中矣又與天為徒矣一  
王學不然而方且無一息之自安其心翼而無緒念  
其學不然而方且無一息之自安其心翼而無緒念  
續而愈長此教者如日之緝熙愈熾而愈壯由壯而  
由中而終此教者如日之緝熙愈熾而愈壯由壯而  
發無間斷也此文王之窮已也持此教而不容止者  
曰明明德新也此文王之窮已也持此教而不容止者  
緝熙其心所以求至善之地而止之也侯以聖人且  
爾况其下者乎士而惜於元子則終不之也侯以聖人且  
人矣大與凡國之為天子之秀也元子則終不之也侯以聖人且  
下焉則已異於民而傳大也元子則終不之也侯以聖人且  
而責之以聖人而傳大也元子則終不之也侯以聖人且  
不知止之方則必示人而傳大也元子則終不之也侯以聖人且  
不傳施濟衆則必示人而傳大也元子則終不之也侯以聖人且  
亭君盡禮則臣道為未盡孝者仁者君之君也所止也

四書大全卷一

三十一

意承志則子道之虧欠亦大矣以至為人父而不  
慈則為賊恩是不知父道之所止也與人交而  
信則為義友是不知交道之所止也所止之地乃  
仁之至明德新民之標而大之終事乎此而  
止者為立錫之止亦此理也推而之為和緩之  
事者莫不各有其所止也如公曰止是事也又曰  
坐如尸坐時止也立如齊立時止也又曰君使臣  
以禮臣使君以忠君與臣是所止之處禮與忠是  
所以禮之善如視思聰色思溫貌思恭之類  
莫不皆然觀此則止善之  
事固不特仁敬孝慈信也

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

讀作峻○通考吳氏程曰喧誼並况晚反上從詩

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

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

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鳥回也猗猗美盛

貌興去聲也新安陳氏曰此於詩之六義屬興借淇

斐文貌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瑟兮僖兮者恂慄也

切以刀鋸居御琢以椎直追鑿皆裁物使成形質

鑿疾各切廣韻  
鑿也古史考孟莊子

四書大... 卷一... 三十三

也。磋以鑪。鑪，錫也。錫，他浪反。○《通考》：吳氏程曰：鑪，石錫治木器。磨以沙

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反扶下

同。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

緒而益致其精也。○《東陽詩》曰：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

之貌。個，武毅之貌。○《東陽詩》曰：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

密武毅是剛武彊毅。○《東陽詩》曰：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

剛毅嚴密是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

大之貌。○《東陽詩》曰：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

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東陽詩》曰：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

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東陽詩》曰：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

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東陽詩》曰：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

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東陽詩》曰：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

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東陽詩》曰：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

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東陽詩》曰：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

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東陽詩》曰：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

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東陽詩》曰：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

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東陽詩》曰：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

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東陽詩》曰：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

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東陽詩》曰：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

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東陽詩》曰：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

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東陽詩》曰：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

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東陽詩》曰：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

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東陽詩》曰：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不愈疎也。武毅不怠也。嚴密

言未善也。○《黃氏洵》曰：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

善也。○《黃氏洵》曰：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

正心脩身也。○《黃氏洵》曰：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

致知省察也。○《黃氏洵》曰：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

克治言正心脩身也。○《黃氏洵》曰：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

也。儀可象也。○《黃氏洵》曰：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

者動容周旋中禮非徒事容飾而已。○《黃氏洵》曰：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

曰：瑟是工夫細密間所以工夫強毅而強毅是執業

業惟其兢兢業業戒懼所以工夫強毅而強毅是執業

本在傳語有威儀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

盛德至此善見得新在明於外。○《黃氏洵》曰：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

必如此至善見得新在明於外。○《黃氏洵》曰：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

此是至善見得新在明於外。○《黃氏洵》曰：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

於心言善以理之見於事言得引詩而釋之以明

謂發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

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恂慄

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恂慄

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恂慄

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恂慄

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恂慄

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恂慄

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恂慄

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恂慄

德也威儀見於表容也。卒乃指其實。謂盛德而嘆美之也。朱子曰：「善之於人，猶玉之於石，不可磨滅。善之於人，猶玉之於石，不可磨滅。善之於人，猶玉之於石，不可磨滅。」

夫不亂益致其精。謂既切琢而後，可以嗟磨循序而進。工精。夫不亂益致其精。謂既切琢而後，可以嗟磨循序而進。工精。夫不亂益致其精。謂既切琢而後，可以嗟磨循序而進。工精。

日... 卷一

韻會三刊  
謂正俗  
呼嘆辭也  
或喜其美  
或傷其悲  
末代文士  
為體例若  
哀誄余文  
抑為嗚呼  
雖拜用印  
謂嗚呼於  
哀傷於戲  
為歡善年  
梅詩為於  
小子未知  
否豈非傷  
王不知善  
乎於字前  
王不忘非  
美先王身  
稱頌字書

之則又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則瑟調赫喧者可  
想矣迨其沒也國人思之而極其尊稱曰睿聖武  
公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誼考信乎不我誣也上  
段既引玄鳥綿蠻文王三詩以明學得其所以  
知止此段乃接淇澳烈文二詩以明得其所止之  
效也淇澳所言以明德之極而要明德之終大學  
以互相發明耳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  
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  
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通考趙氏惠曰大學  
有古幽美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  
惡之殊

云嗚呼曷  
歸予懷之  
悲此即哀  
傷之語嗚  
呼感克厥  
愛允濟此  
即褒美之  
辭但古文  
書悉為於  
戲字今文  
尚書字志  
為嗚呼字  
而禮說為  
戲詩有於  
字於許氏  
文解字及  
登韻並存  
即古鳥字  
與戲好切  
與呼同何以  
各別為字也

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  
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  
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朱子曰沒世而人不能忘  
如堯舜文武之德子孫宗之以  
為先祖之所自出豈不是親其親○王溪廬氏曰  
此兩節相表裏上節即此節之本原此節即上節  
之效驗然則新民之至善豈在明明德止於至善  
外哉○山金氏曰賢其賢者高山仰止景行  
止崇其德也親其親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象其  
賢也樂其樂者風其俗美其安下順樂其所親化其  
利其利者分其受慶安居樂業沐其餘澤也○新  
指前王之身後賢賢其賢後王親其親下樂親二  
指前王之澤後賢賢其賢後王親其親下樂親二  
夫事實然就親賢樂利上見得前王不特能使之  
世天下無一物不接上之效驗矣附錄黃氏洵曰  
新此止於至善之效驗矣附錄黃氏洵曰前王  
其所以不忘於至善之效驗矣附錄黃氏洵曰前王  
其所即上文止仁教孝慈信之謂○吳氏季子曰

札記樂記篇  
曰咏嘆之淫  
液之柔伯章  
曰液音亦俗本  
誤作洪謂漫  
漬其脉理也  
濡其津也

札記大樂  
記孔子曰  
咏歎之淫  
液之陳澧  
咏嘆長志  
而歎也  
志音之連  
延流液不  
絕之貌

烈文之詩所以形容文王之盛德於戲前王不忘  
謂文武為前王則後世之人慕之而不忘哉自明  
武何以使後世之人慕之而不忘哉自明德新文  
推之而極於止至善能使天下後世之人慕之而  
物行嘉言懿行取法不暇而觀之舊章成憲無非  
宗德百世不遷孝子慈孫萬代如見而無憂鼓腹  
之親由後世而觀之含哺而嬉然無而飲夫如求  
遊泰然自適而得樂而德以業之利夫如求於  
人耕而食不願乎外而得德業之利夫如求於  
則後世之人安得不思其盛德哉文王謨不承餘  
烈終身而啓佑後人也其顯文王謨不承餘  
武王所以啓佑後人也其顯文王謨不承餘  
仰思慕而不已宣非賢者而親其親王時猶歎  
民則曰吾君述文武之道而使親其親王時猶歎  
太平也為君述文武之道而使親其親王時猶歎  
還定安集以雁之俗則曰吾君述文武之道而使  
春秋戰國以來王而既卑矣以地則利其利乎  
勝以民則不辭命於室而然則曰武強諸侯猶戴  
以為共主其辭命於室而然則曰武強諸侯猶戴  
宗周之祀綿綿延及於八百年而武強諸侯猶戴  
之者沒世不忘之明驗也論大學之功而用必如是

而後可以為至善傳大學者此兩節咏歎淫泆其  
所以舉二詩而詔後世歎之淫泆之詞淫泆言其  
味深長當熟玩之記樂氏曰咏嘆言其詞淫泆言其  
義淫泆者意味溢乎言詞之外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所釋節目既詳工夫又備可見經首三句重在此  
此一句上節目既詳工夫又備可見經首三句重在此  
脩○王侯章曰此章凡五節第一節言物與各  
有所當止之處第二節言凡五節第一節言物與各  
以知止之事而第二節言凡五節第一節言物與各  
非至善以得其所止之也第三節言聖人之立節無  
明言新德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也所以立節無  
節言新德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也所以立節無  
釋知止能得又兼釋明德新善之止於至善乃至善  
格物之事自脩是誠意正心脩身之中學是致知  
以至此章綿蠻詩承上文各有所止之意以明  
曰此章綿蠻詩承上文各有所止之意以明  
人之當知所止之義而起下文實指人所當止者  
之說此蓋發止於至善之端也文王詩以下承

大學一卷  
三十七



上文人當知所當止之義而實指人所當止之處  
處淇澳切瑟琢磨承上文實指人所當止之處  
而言求止於所當止者之由此蓋示止於至善  
之方也瑟憫以下言明明德得止於至善之極  
而發明新民之端烈文詩以下承上文民不能  
忘之說而言新民得止於至善之極以看明明  
德之效此蓋極言  
止於至善之效也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

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

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

既明此惟本言之明明德焉自然有以畏服民之

高廟辨曰自古聖君莫如堯舜天下向化莫如唐虞之世而有皋陶為士師明五刑  
若當時無訟何用設此官且天下之廣居民相參安得無訟孔子之意蓋謂聽人  
之訟我無異於人但能得人是非曲直之情不致枉道既斷之後更無冤者宋儒  
乃謂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也豈不謬哉

辭便是說那無訟之徒然才不如此用人有其兄  
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如成人有兄弟  
死而聽訟了致然只是自有感動人處耳○又  
何魯聽訟未也此無訟理其本也傳者舉輕以  
饒氏曰聽訟未也此無訟理其本也傳者舉輕以  
明重然引而不發知此則見明德新民之相為本  
未矣問無情曰情與偽對情實也偽不實也論語  
曰民莫敢不用情○王溪廬氏曰有訟可聽非新  
民之至善無訟惟明明方為新民之至善無訟則  
新矣使民無訟惟明明方為新民之至善無訟則  
本末先後即明德新民一節前章釋止至善而物  
本末先後即明德新民一節前章釋止至善而物  
能得之義已在其及本亂末治者否矣此言知本  
後又有脩身為本及本亂末治者否矣此言知本

上文人當知所當止之義而實指人所當止之處  
而方也瑟憫以下當止者由德得止於至善之極  
而發之說而新民之端烈文詩以下承上於至善之極  
忘之效此蓋極言民得止於至善之極以文民不能  
止於至善之效也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

心志此即新民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  
知本末之先後矣朱子曰聖人說聽訟我無異

聖人固不聽訟於斷了誠心正自無訟之可聽方無異  
在於善聽訟於斷了誠心正自無訟之可聽方無異  
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方無異  
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先有無情者不待訟在我  
以能使之說那無訟之由然先有無情者不待訟在我  
死而聽訟了哀者聞子虛誕之辭○有以成○人○有○其○心○志○所  
何魯聽訟了哀者聞子虛誕之辭○有以成○人○有○其○心○志○所  
明重然引聽訟了哀者聞子虛誕之辭○有以成○人○有○其○心○志○所  
未矣問無情不發也知此則見明德也偽新不實也相論語  
曰民莫敢不用情○與偽對情實也偽新不實也相論語  
新民之至善無訟惟明聽方為新民之至善無訟則非新  
本矣使民無訟惟明聽方為新民之至善無訟則非新  
本矣使民無訟惟明聽方為新民之至善無訟則非新  
能未先有後即明德新之德末先之聽訟使無訟則非新  
後又有脩身為本及本亂末治者否矣此言知本

者

其辯雖天下之智者猶不能不為之惑聖人謂  
 訟本末也而使之無訟者本也非屈其心不可  
 以施其心則何耳苟欲使之無訟者本也非屈  
 屈其心則何耳苟欲使之無訟者本也非屈其心  
 德之明者始雖暫為物欲之在庭所蔽然觸之  
 即悟其未始也彼訟者欲則執曲直蓋自瞭然  
 勃乎此則所謂明也德也心也欲則執曲直蓋  
 曾中此則所謂明也德也心也欲則執曲直蓋  
 之聖人與天則所謂明也德也心也欲則執曲  
 明彼之明則所謂明也德也心也欲則執曲直  
 徐還天理畢則所謂明也德也心也欲則執曲  
 遇惟見爭聞之為可恥矣而懼非辭遜之有哉  
 實之辭常服而後無情之辭矣而懼非辭遜之  
 有所不敢盡也茲非新之辭矣而懼非辭遜之  
 而博執要御詳莫不致力於其本而道守約而  
 於其未教即聽訟者一齊治之耳○黃氏洵曰  
 轉歸已姑即聽訟者一齊治之耳○黃氏洵曰  
 聽訟猶人理末也訟使無也○黃氏洵曰  
 明德也○黃氏洵曰  
 刑民協于中無意

則不特終始先後之義在其中矣○陳陽許氏曰本  
 治者不之意亦在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敢盡  
 明德也我之德既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敢盡  
 無實之言如真兩爭田不敢履文王之庭是文  
 之德大畏民之所止言而著明○黃氏洵曰  
 文以新者皆本於明也○黃氏洵曰  
 新自新者皆本於明也○黃氏洵曰  
 德自新者皆本於明也○黃氏洵曰  
 以畏服其心志是以不待聽其虛言而自能  
 於能明其明德也○黃氏洵曰  
 未之先明其明德也○黃氏洵曰  
 本末之義所該者廣矣○黃氏洵曰  
 也蓋天下之事物莫不有本○黃氏洵曰  
 天之下則明在國之本也○黃氏洵曰  
 言之所則明在國之本也○黃氏洵曰  
 而所以則明在國之本也○黃氏洵曰  
 隱而所以則明在國之本也○黃氏洵曰  
 者所謂明也○黃氏洵曰  
 慕才以各欲其目欲也○黃氏洵曰  
 不能以各欲其目欲也○黃氏洵曰  
 刃相靡胥戕胥虐至於為狀○黃氏洵曰  
 顯其明德耳兩造具備師聽○黃氏洵曰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本末之當先則自知未之意後矣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衍延而反亦作羨通考吳氏程曰

文○東陽許氏曰雙峰云知字彷彿與物字相類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此說亦有意思若如此則兩句總是格物致知章結句耳

###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エラノ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

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

事即景隨吾所接之事物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

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

也附錄○黃氏洵說曰莫不有知本然也莫不有

理一物一太極理有未窮物未格也知有不是以大學始教須有始教字此是大

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必

即上文人心之靈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

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

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新安陳氏曰又字與一旦字相應用力積累多時然後一朝脫然通透吾心之全體即釋明德

章句所謂具衆理者吾心之大用即所謂應萬  
 事者也附纂黃氏洵鏡曰已知之理遂明之意  
 無不到則物格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補問所  
 無不明則知至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五章何不效其文辭朱子曰亦嘗效而為之竟  
 不能成○大學不說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  
 人就實處窮究○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  
 物之理致知便只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  
 無不盡處○知大用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  
 是大學最初用意自別○問其說說物格而後知  
 至却是知至之意今乃云因其已知而格物如  
 則又在格物前曰知今乃云因其已知而格物如  
 這些知前露若情然全不自有總要去知而後  
 曾通總知思道錯便是向好門路却不是如端未  
 事錯總知思道錯便是向好門路却不是如端未  
 理會個知只是如今須著因其端而推致之使  
 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不知無有毫髮之  
 竅孟子所謂知之便是致字意思○表者人  
 始達擴而克之便是致字意思○表者人  
 共由裏者吾心所獨得有人只就皮殼上用  
 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見處有人思慮向裏去

朱子作大學章句取程子之意以補致知格物之傳黃氏洵鏡曰此特錯高之聲正未盡者  
 耳荷章明之德三句綱領之下而繼以欲明之德以下條同事之詳此經也有知止而後有定及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  
 之至也此正款致知在格物不俟他補後黃巖叟車清注着本末沿革論其見與董氏合王曾奇聞之謂罔照  
 千古之錯簡李南翁寶賸集  
 本朝大儒如宋之方正學其見亦同宋公曰綱目之名無有取謂本末者何必傳以款之方先生高以聽訟款本末律以  
 前後之例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竟殊知不偏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是語雖異於朱  
 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取也吳郡都穆聽雨紀談  
 朱格曰本末元文今見古本禮記知者為之註依文釋義略通而已缺又錯簡亦不復識別至程朱始別為綱領三  
 條目八分傳以釋之槩然有倫其義精矣其功大矣情致知格物之傳獨已逐為千古之恨然或以為非已也  
 移物有本末一節繼以知止能得又繼以聽訟吾猶人一節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即釋格物致知  
 之義似亦可通蓋知物之本末終始而造能得之地是格物之義也而尤以知本為貴與程子之義亦不相  
 妨朱傳之說精矣獨以聽訟一節為釋本末則可疑本末非綱領非條目何以釋為且本末既釋始終獨  
 遺之耶述世或謂本末初無闕文亦無錯簡依知氏之舊則余不能知也代醉編

之類皆致敬中之精微曲折又是裏也然此特敬  
 表其間節文之精微曲折又是裏也然此特敬



之見於外者耳至於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如  
弗勝以至於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又於無可格方是極  
面骨髓亦然是格之親一也而有所謂精養口躰有  
處謂精粗亦然如養親是粗然其表不窮其裏見其  
所謂精然精中更有精若見其表不窮其裏見其  
是精不窮其精中更有精若見其表不窮其裏見其  
粗不窮其精中更有精若見其表不窮其裏見其  
其精而遺其精固亦未盡然但究其表不窮其裏見其  
到方是物格○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即所以致知○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宰言窮理則易流於恍惚言格物則一歸於真  
實表也粗也則易流於恍惚言格物則一歸於真  
理之全射即吾心之理也○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格謂知至雖二事而實一事○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此謂知至雖二事而實一事○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或問大學始教是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為始  
謂是大學用功起頭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  
已知之理而益窮之○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物用工處用之益窮之○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本是一處用之益窮之○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殊理只是曉理之在此事如此便脫然無礙  
在彼事亦如此○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如木消雪釋怡然渙然處格物工夫於一事之中  
須推明得無不到○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裏無不到○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粗無不到○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器也其理便在○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坤形而上者天在其中○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者以形言之○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之理乃形而上者○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致知乃存心○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生則學問思辨○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理則學問思辨○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之自然而處物之當○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知天如而何○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能幽顯山嶽融結○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也幽顯山嶽融結○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如足容重立容德○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直氣容肅立容德○王○氏曰是表裏精粗無所不窮

大學一

四





好惡上字皆去声謙讀為謙若切反

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身之脩不脩只判於意之

誠不誠所以中庸孟子只說誠身便貫了誠意正

心脩身此章雖專釋誠意而所以正心脩身之要

實在於此故下二章第言心不此身不脩之病而

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已具於此章故也

胡氏曰天學條目有八只作六傳格物致知二者

實是一事故統作一傳自正心以下五者工夫

第相接故統作四傳惟誠意獨作一傳然誠意者

自脩之首已兼正心脩身而言矣章末曰潤身曰

心廣提出身與心二字意已可見

前章云知琢如磨者自脩也誠意正心脩身皆自

始故曰自脩之意居其母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

為善以去上聲惡此知字帶從上章而心之所發

有未實也自字與意字相應欺字與誠字相反

自字與意字相應欺字與誠字相反

致知以後事故章句曰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

發有未謙快也足也

實也

字與慤字同音同義為快字說不獨者人所不知

盡又添足字快而且足方是自謙

而已所獨知之地也

雙峰錢氏曰心之不正

身之脩不脩只判於意之

誠身便貫了誠意正

心不此身不脩之病而

此章故也

胡氏曰

實是一事故

第相接故

自脩之首

心廣提出

前章云知

始故曰自

為善以去

有未實也

致知以後

實也

字與慤字

盡又添足

而已所獨

知之地也

所獨居而

也必慎其

知者故必謹之於此

此指以審其幾

平焉

陳氏

獨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曰周子云幾善惡已所獨知乃念頭初萌動善惡  
誠偽所由分之幾微處必審察於此以實為善去  
惡否則岐途之始分處起脚不差行方能有善惡  
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  
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問著  
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下母自欺曰到這裏方可  
手下了工夫不是知至了一塊物多一面是銀裏面  
節使有工夫在○譬如一火不可自欺自欺是見  
分曉如寒欲衣飢欲食則鳥喙是木火不可自欺  
鳥喙如寒欲衣飢欲食則鳥喙是木火不可自欺  
鳥則此意自是實矣鳥喙是木火不可自欺  
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却不知他家舍他  
公去為善知道惡不可為喚做不知重見其好善  
欺○新安陳氏曰以上語以知不自欺則其好善  
至為意誠之根基也○總說不知不自欺則其好  
惡只要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温飢而  
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苟且姑以人為人之意也○  
如鑄私錢做官會此是放無狀小人之意也○

評眼李去此文字極精方樞要全在於此先儒以為人鬼  
是有見之言但其中線索尚未經人摘破今為一言之  
了如惡惡臭三語不過是此二語耳下面便教人慎獨  
下轉說到誠意上來十月所視三語正是慎獨工夫誠  
面富潤屋三語不過指點外景象一番故示向又急收  
乎我太祖高皇帝亦曾對儒臣言之真聖人也真聖人  
也

怠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論自欺只是心裏又  
善自家也知得是當為也○勉強去做只是心裏又  
有學便不當為而不為心中不底意又有些便為  
知得學便不當為而不為心中不底意又有些便為  
底意學便不當為而不為心中不底意又有些便為  
子行有不謙於心相類亦微不實矣○自謙與  
多木學訓快意多問自謙亦微不實矣○自謙與  
牽帶於己私只是快底意方始心下實為善去惡無  
自謙是合下好謙惡時便自欺相對所謂誠其意便  
了方能自謙自謙自謙自謙自謙自謙自謙自謙  
是要母自欺自欺自欺自欺自欺自欺自欺自欺  
者外如中心其實也○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  
偽如所由分也○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  
愈密○如與眾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

曰周子云幾善惡已所獨知乃念頭初萌動善惡  
 誠偽所由分之幾微處必審察於此以實為善去  
 惡如別岐途之始分處起腳不差行方能有善○  
 路否則起脚處一差毫釐而千百里矣○  
 日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使  
 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到這裏方可  
 至了如何不是誠意又說下自欺是銀裏面是  
 手工工夫不在○譬如一地方不自欺則銀裏面  
 節便是有工夫在○譬如一地方不自欺則銀裏面  
 分曉如欲寒欲衣欲食則鳥喙是火不可食則  
 鳥喙如欲寒欲衣欲食則鳥喙是火不可食則  
 鳥喙如欲寒欲衣欲食則鳥喙是火不可食則  
 鳥喙如欲寒欲衣欲食則鳥喙是火不可食則

平心靜氣... 中庸... 大學... 孟子... 荀子... 韓非子... 莊子... 老子... 韓非子... 莊子... 老子... 韓非子... 莊子... 老子...

謂耶此處工夫極細未便說到粗處前後學者說  
 差了緣連下文雜了人分私意便是自欺到  
 厭然揜着之時又其甚者○私意便是自欺到  
 好底善意潛發於其間○使由邪徑以長為善  
 前面善意却虛矣○使由邪徑以長為善  
 急背不然而中實不然○使由邪徑以長為善  
 善自便不也知得是當為也○使由邪徑以長為善  
 有得便不當為也知得是當為也○使由邪徑以長為善  
 知得便不當為也知得是當為也○使由邪徑以長為善  
 底意思不當為也知得是當為也○使由邪徑以長為善  
 多行有不謙於心相類亦微○使由邪徑以長為善  
 牽滯於已快意多是快底○使由邪徑以長為善  
 自謙是合下好謙是時與自欺方對○使由邪徑以長為善  
 了方能自謙自謙是時與自欺方對○使由邪徑以長為善  
 是要自謙自謙是時與自欺方對○使由邪徑以長為善  
 者外母如自謙自謙是時與自欺方對○使由邪徑以長為善  
 面如此中欺非是誠其與自欺方對○使由邪徑以長為善  
 偽之由也其實有欺○使由邪徑以長為善  
 愈密○如與眾人對坐自欺○使由邪徑以長為善

中庸... 大學... 孟子... 荀子... 韓非子... 莊子... 老子...

正此亦是獨處○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是如一之謂自欺○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無自欺首言如好好色○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警之好色人所同好○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惡惡則求必去之○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自家表裏真實○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惡惡亦須表裏○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稍有不自實○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足此便是自欺○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始快足吾意○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自家心事非他人○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貴就那獨處便○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慎不但那獨處○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戒謹但恐懼○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謹恐懼是自家○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此謹獨是衆人○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庸兼已發未發○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所發說故只防○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功之要在謹獨○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果出於誠若○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氏曰君子小人○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字與自脩之自相應○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如此自謙者誠之充○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自字便是意字○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論誠意亦兩言○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實為善著實去○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意工夫二如是○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誠之效慎獨是○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誠不誠皆自為○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人○惡惡與好○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如字曉學者當○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也為字曉學者當○此後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

閒音閒歌鄭氏讀為廢於簡友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  
 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  
 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沮頡在言切也

閒居獨處也新安陳氏曰獨處是身所獨居

然消沮上閉藏之貌閉之意新安陳氏曰

之形容小人見君子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

丟上君子為陽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

此耳然欲捨其惡而卒不可捨欲詐為善而卒不

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去聲以為戒

而必謹其獨也朱子曰小人閒居為不善是誠心

為善不誠也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

地將虛假之善來蓋真實之惡自欺以欺人也然

人豈可欺哉閒居為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

臭幹不善著其在誠其意處誠於為善便是君子

誠底便是小人閒居為不善是君子

也厭然則不自欺與人常相因始不善而著其善是又欺

欺人也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此誠字是兼善惡說

廣然與心廣射於中形於外然此誠字是兼善惡說

分君子小人是君子此章分別君子小人甚嚴蓋誠意為小

善惡閑過得此閑方是君子君子過小人不得此閑猶是為小

不為善之小人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即此閑居為小

獨讀上節固當直下承當此節尤當痛自警省

子新安陳氏曰微處言此欺說得細密乃自欺

說得粗乃自術之微處言此欺說得細密乃自欺

四書大全 大學一卷 四十七

評眼在堂  
子思之言  
儒之言為  
此觀此可  
無有自者  
而自稱為  
之理或以  
去曰為解  
不類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意此一章之本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意不可說人是甚可惶恐了共知如此人雖不知我  
指何異哉○王溪廬氏曰實理無隱顯之指間人所  
不知已所獨知之地即十目十手共視之為不善於  
故為善於獨知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甚如此  
獨者惟恐人知而人必知之其可畏之甚如此也  
子所以戰兢臨履直至啓手足而後已者此也  
雲峯胡氏曰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所謂十  
諸此上文獨字便是隱微此所謂十手所共指無視之  
莫見莫顯○新安陳氏曰此所謂十手所共指無視之  
無指之者當常如十月所共視十手所共指無視之  
之甚釋其嚴乎○通考吳氏季子曰獨者人所不知  
而吾所獨知之地也○暗室屋漏之中幽深隱奧而致  
念將動人孰知之所謂獨也君子於其獨而致謹一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焉非禮勿視聽言動兢兢然慄慄然真見夫天地  
鬼神招布森列臨之在上質之在傍而不敢以不  
勉也夫如是故能充吾性之固有盡吾職之當然  
可以快足而不至於自欺矣○子以守約之學加  
三省之勤雖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莫不致謹蓋曰  
吾目之視森然十手之指也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  
曰財積於中則至潤於外德積於中則身亦潤於  
外矣潤猶華澤也○新安陳氏曰此世富潤屋以  
起下句德潤身之意德如孟子所謂仁義禮智根  
於心潤身如所謂其生色見而盜肯是也下文心  
廣體胖乃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  
申言之

四書大全 大學一

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

此故又言此以結之誠之驗如此心本是以說意

物事只因愧怍便卑狹被他隔礙了所以小人不能

得安舒○毋自欺是誠意自謙是廣狹○小人不能

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廣狹○小人不能

慊之意○無愧怍是無物欲之心○廣狹○小人不能

三山陳氏曰○心在內者無物欲之心○廣狹○小人不能

射在外者則聽於外而舉動踟蹰○小人不能

有所歎則視聽自然之應也○君子實有是善故其善

得其所安矣○皆自然之應也○君子實有是善故其善

亦形見於外○見於外此說君子實有是善故其善

不脩何以能○廣狹○小人不能

脩身之要○言必誠其意○言必誠其意○言必誠其意

言必誠其意○言必誠其意○言必誠其意○言必誠其意

廣狹○小人不能

自氣處與不縮○意合不自欺○意合不自欺○意合不自欺

廣狹○小人不能

廣狹○小人不能

廣狹○小人不能

廣狹○小人不能

廣狹○小人不能

廣狹○小人不能

廣狹○小人不能

之氣○新安陳氏曰○上文誠於中形於外是惡之  
實中形外者此是善之實中形外者通考廣氏論  
誠曰德潤身心廣狹○小人不能  
逸身之本不愧勞之日拙○心無愧怍是尚書作德  
○說自慊者善之形於內直至心廣狹○小人不能  
盡釋可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朱子曰許多病痛都在誠

去病痛亦輕可此章最緊切若透過此章諸善而

決不致下陷於惡矣○雙峯饒氏曰傳之於善而

蓋知八事每章皆連兩事而言獨此章單舉誠意

自知行畢意誠固是事當各自然致知不可謂誠

心誠能行所以誠意不連致力知不可謂誠者為此

謂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天德即程子論天之德與

功用之廣若只連正心說則其大德即謂心正身修之

通旨

處傳者於此章說得極痛切始言謹獨誠意之  
 方也中言小人之意不誠所以為戒也終言誠  
 意之效驗所以為勤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  
 第一節誠意正義二節誠意之反三節惡誠中  
 形外四節善誠中形外勿軒熊氏曰誠之善  
 字本於商書至夫子始大明其義也中庸明善  
 誠身之言行之天即誠意正心脩身也其言慎  
 物致知也誠身不可揜等語與此章實相表裏  
 工夫及誠之不可揜等語與此章實相表裏至  
 誠盡物性之明德之止至善也推而至於盡人  
 性盡物性之明德之止至善也推而至於盡人  
 行之善惡闕此兩行亦此誠也黃氏洵曰誠意  
 乃善惡闕此兩行亦此誠也黃氏洵曰誠意  
 大始終其間其功不相為始也格物至平天下為  
 其序不可亂其功不相為始也格物至平天下為  
 接續血脉貫通處不可關終始也此見得文理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  
 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  
 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朱子曰大學

自知之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  
 實不然而後念方萌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  
 所能制矣○若知有不至則其謹獨之處惡  
 亦且無主之能為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  
 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  
 不察也黃氏洵曰此言知不至則意不  
 一明字所未盡謂知未至所發謂善惡用其  
 力指意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  
 誠意也山陳氏曰於知  
 已而有無以為進德之基山陳氏曰於知  
 自誠蓋無一刻不用其戒謹之功新安陳  
 氏曰此言知至後又不可不誠其意蓋誠意  
 者進德之基本也通考黃氏洵曰此章之指必  
 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  
 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王氏曰由



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誠意此功之不可闕則不可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則不可誠意至平天下序等而進功不可闕則不可誠意至平天下序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姚承菴云此身字不必改念懷四者皆身之形於應感者其主在心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  
利反○懷峯饒氏曰忿懣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者怒之甚懷者怒之留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字亦非從外撰來蓋因下文心不在焉一句發出察者察乎理也○爾按陳氏曰察之一字乃朱子

推廣傳文之意使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學廣傳文之意使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四者皆身之形於應感者其主在心  
○忿懣怒也  
○懷峯饒氏曰忿懣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字亦非從外撰來蓋因下文心不在焉一句發出察者察乎理也  
○爾按陳氏曰察之一字乃朱子

才

來亦不復怒便是中推過事理了蓋這物事如太虛便  
 不去只管在胸中推其所而無所與可也看此一事  
 則應接萬務各止其自心來亦由自家好便是  
 可勉強不為憂患恐懼之事來亦由自家好便是  
 自外來須要我心亦道處孔子畏於匡文王問大  
 里死生在前聖人亦動心處何也○或問大  
 學中庸只是未形之時俗語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  
 曰中庸只是未形之時俗語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  
 已○大學之恐懼却心之俗語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  
 異○喜怒憂懼乃心之俗語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  
 但平居無事之時私意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  
 便先有得者即是私意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  
 靜如鑑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  
 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處  
 止更無過當如此方得木心之正○在溪廬氏曰  
 心者身之主而明德之所存也○未應物之前寂然  
 不動無所忿慮則心之妙感而遂通當忿慮而德  
 念之本無所忿慮則心之妙感而遂通當忿慮而德  
 念之本無所忿慮則心之妙感而遂通當忿慮而德

之妙用無不明則應物之本患不識其本心而動未嘗  
 有所忿慮終始無不則心之妙感而遂通當忿慮而德  
 故靈之所謂正心者正其德也○其靈此心之妙感而遂通當忿慮而德  
 正所謂正心者正其德也○其靈此心之妙感而遂通當忿慮而德  
 是說正心者正其德也○其靈此心之妙感而遂通當忿慮而德  
 正所謂正心者正其德也○其靈此心之妙感而遂通當忿慮而德  
 而人自也失之者其正也○其靈此心之妙感而遂通當忿慮而德  
 若人如太虛或景星慶雲或烈日風雷雨而太虛自  
 不留可喜則心豈能無喜憂懼然可怒則怒而太虛自  
 在我不我雖日接乎物而喜憂懼然可怒則怒而太虛自  
 本我之虛而無學正也○其靈此心之妙感而遂通當忿慮而德  
 而後言省察而無學正也○其靈此心之妙感而遂通當忿慮而德  
 此章正自有存養誠意也○其靈此心之妙感而遂通當忿慮而德  
 也心不可先有期待之心猶將發也○其靈此心之妙感而遂通當忿慮而德  
 之方萌是已發也○其靈此心之妙感而遂通當忿慮而德  
 之時存者存此心○其靈此心之妙感而遂通當忿慮而德  
 之用或失之不正而求以正之也○其靈此心之妙感而遂通當忿慮而德  
 之二察字及三四存字○其靈此心之妙感而遂通當忿慮而德

大學一 卷一 五十一 黃氏洵鏡曰

愈憊等此即戒懼工夫不得其正謂不知察以直誠  
意兩言慎獨此章只是戒懼工夫不得其正謂不知察以直誠  
內四字可見此與中庸恐見是一類也○庸心感物  
戒動者察字向內察○欲動見得淺忿怒之者情  
勝見得深懷怒之留○恐好憂陽也懼樂將至陰也  
憂是事之臨○吳氏季子曰念慮其樂至也  
其生已觸物而動皆人之所不能無者於胸中  
與生俱生○耳若有心所以先之者自端橫於胸中  
則凡事物之來蓋以心入者為主耳故自偏倚而  
合乎當然之理夫蓋以心入者為主耳故自偏倚而  
疾惡者亦將以見夫項之可疾惡之主耳故自偏倚而  
自其有所恐懼也○矣惟之心而逆之之可惡雖有  
雖安不樂固不能勝然一戰慄之心可驚之禍寧矣  
敢逸遊皆得樂以欲而患失皆能以寸而勝天有  
樂已則曰憂貧曰患得患失皆能以寸而勝天有  
諸者滯留於胸中而不得化封閉於方寸而不勝天有  
也故以疑心觀物而反可喜是豈忿懣恐懼好私者  
逐物而物之可憂者反可喜是豈忿懣恐懼好私者

#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憂患之為非哉特有之則不可耳

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存一身使無主宰○敬是常要此心在這裏直是  
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曰才知覺義  
理便在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曰才知覺義  
其正言此才昏便不見了○雙峯鏡氏曰四知不得  
而不言所以正心也脩身者已具於誠意章故也言此  
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已具於誠意章故也言此  
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具於誠意章故也言此  
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雙峯方氏曰  
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可有所偏主此節說心無  
之病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可有所偏主此節說心無

所有存主不可有者私主也。不可無者主宰之主也。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藥方也。欬○新安陳氏曰朱子於此又下一察字且曰敬以直之要法以示萬世大學本文未言之意提出正心且曰敬以直之要法以示萬世。學知覺言○章句云敬以直之此以直之義理言心不在。無纖毫委曲○吳氏季子曰以直之此以直之義理言心不在。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君子之學所以於正誠心者豈有他。可不用功於此君子之學所以於正誠心者豈有他。哉心者身之主身者心之役目之於正誠心者豈有他。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目之於正誠心者豈有他。適其所欲而一切聽命於心則吾心之安佚皆不能自。馬故不以耳而以目而以心否則雷震靜聽而前而不。聽不以耳而以目而以心否則雷震靜聽而前而不。以口而以心否則雷震靜聽而前而不。放馬而不知收則視而不知聽蓋此心。惟恐耳攫金不見樂也當食而失箸心不在七樂。箸也。由是觀之欲修身者其可不檢束吾身雖不期。之在吾方寸間乎此章在則可以檢束吾身雖不期。脩而自脩矣反覆此章而細繹之始馬戒忿憶恐。

掛好樂憂患之差病痛只一有字終馬求視聽念之正工夫只在字在

#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通考黃氏洵曰上合者其心不正不在原其自修甚言心不正之害深可見

正心是兼辨用言傳言所以正心之道是專以。用上言蓋制於外所以養其內也○勿軒熊氏曰。說意字是就心之發念處說至此章方直指心。之全射學者必心以行此心之全射其然虛明無所。係累則其大用流行自無不得其正三節明無所。視聽飲食皆就身說按心無情者致知也察於人。心道心便是善惡閑頭惟精者一知也誠意於人。心道心為主而誠於為善也惟一者誠也無不專。以道心為制心武宅心也。有所忿懣偏於怒也。患有所懼偏於憂也。

聖書初問講意徐岩  
泉著○之字皆訓作  
往字如之齊長楚之  
蔡遠之一邦將之  
楚皇欲何之之類  
任其所向往而不加  
察故偏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  
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  
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惰  
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  
下鮮矣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  
孟子曰古註辟音  
聲言室礙不通只是

偏於未發之先妙用不留於已發之後○  
陽許氏曰蓋意誠以下言誠意然後能正心  
然或以下言既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誠意又須正心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  
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孟子曰  
後心得其正自有先後○新安陳氏曰此言  
意誠而後心可得而正蓋其序之不可亂者  
爾考黃氏曰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  
心之存否獨事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  
陳氏曰此言誠意又不可不正其心乃其功  
之不可缺者○或謂意誠則心正朱子曰不  
然這幾句連了又斷了又連了又斷了  
綴中間又自相貫譬如一竿竹雖若不相連  
然中間又有許多節意末誠則全體是私意  
更理會甚正心然意雖誠了又不可不實又  
心○或謂誠意則心之所發已無不實又何  
假於正心之功○新安陳氏曰意欲實而心本  
虛實其意則好惡不偏於方發之初虛其心  
則喜怒不留於已發之後新安陳氏曰下  
句只說得未一邊未見得四者心之用先本  
自虛中發出當添一句云虛其心則本心不

孟子卷一  
大學一  
五十五

字碎則為天下此篇自有僻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  
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新安陳氏

本亦以察字言之與國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  
矣西山真氏曰偏之一字為脩身齊家之深病

欲上等是心與人合有底事如在官街上差路○念  
○之所親愛如父子常主於愛然父有與物接時事

君固當教畏然若當正教責難也只管教之畏不得  
教清恐非好事曰此如明鏡之懸妍醜隨其來而

應之不成醜者至前亦喚不得妍者又教情是輕賤  
其解則須檢點不可有過當處○哀矜如有大姦

之偏處○五者各哀鳴有過當處○哀矜如有大姦  
飢而食只合當食總過此子便是偏渴而飲則不

尚說人真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頃上而亦然下  
偏病不除必至於此○此陳氏曰教只是簡于

可親愛而辟馬一五種人便有此五種辟豈不是  
所親愛而辟馬一五種人便有此五種辟豈不是

與物接○其美是賤惡之好而不偏其二惡是親愛之  
不且知其能之美則一家執其不為善教此則明德明於

一家矣○其美則一家執其不為善教此則明德明於  
人言有愛此三等能惡教之情所惡偏於惡則不言有

脩不善於愛則不相照應如此○雲峯胡氏曰或疑教  
之善不當有殊文則不相照應如此○雲峯胡氏曰或疑教

亦泛言多情之愛如下文曰常人非為君子言乃為衆  
考吳氏季子曰齊貧得之為人莫知其子之惡也易  
家人曰其所以為父子兄弟盡其所夫婦之義也易  
蓋父盡其所以為父子兄弟盡其所夫婦之義也易

而  
 齊象律有第齊常其其以  
 婦象律有第齊常其其以  
 也象律有第齊常其其以  
 如象律有第齊常其其以  
 此象律有第齊常其其以  
 今象律有第齊常其其以  
 吾象律有第齊常其其以  
 將象律有第齊常其其以  
 使象律有第齊常其其以  
 其象律有第齊常其其以  
 夫象律有第齊常其其以  
 而象律有第齊常其其以  
 有象律有第齊常其其以  
 朱象律有第齊常其其以  
 之象律有第齊常其其以  
 子象律有第齊常其其以  
 妻象律有第齊常其其以  
 兄象律有第齊常其其以  
 弟象律有第齊常其其以  
 夫象律有第齊常其其以  
 而象律有第齊常其其以

能無也自其偏於賤惡而忿疾生焉曰忿疾則足  
 身不脩矣彼遭忿疾者失歡而怨必狼矣而不可  
 訓其能使之齊乎畏敬以事長而非所以脩身亦非  
 恭所以齊家也哀無柔聲以慈幼而義非所以齊家也  
 高以齊家也哀無柔聲以慈幼而義非所以齊家也  
 情以不脩教誨而身亦非所以齊家也  
 之益非所以脩身亦非所以齊家也  
 於一偏則中心好之者非所以齊家也  
 心惡之者惟見其惡而不見其美愛而不知其惡憎  
 而知其善者幾希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  
 之碩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  
 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也莫知其子之惡言家之不善也大意謂惟其溺  
於家不齊故好不知其惡人之不善也其親愛而辟焉  
故家不齊當看兩故字人之不善也其親愛而辟焉  
為人者言莫知子之惡者之惡姑舉家之一端言之  
溪廬氏曰子之惡者之惡姑舉家之一端言之  
氏曰心與物接唯怒最易發而難制所以前章以  
忿憤先引之身與事接唯愛最易偏情人情此章以  
先為之至引諺曰只是說愛之偏處人情此章以  
愛為難克其况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比之私  
在於是此通考黃氏洵鏡曰好惡而不知其惡者其  
惡得根於正而苗之碩苗之至盛也○其惡者其  
猶以苗之其子而美惡也倬彼甫田歲取十千猶以  
為其身欲化不脩則長也夫抵家之有偏耳身不脩  
此而妍以齊其家君之方寸如鏡斯明物之輕鑒  
者妍媸何自鏡苟非身端而治其孰能與於此  
自形何門之苟非身端而治其孰能與於此  
夫非教之門之寓雖不使之喻不戒而自齊矣此章  
無非教之門之寓雖不使之喻不戒而自齊矣此章

舉親愛以下之五事而諄勤  
反覆深戒其辟哉言乎

###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問如何脩身專指待人而言朱子曰脩身以後大  
槩說向接物待人去○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  
本之理則一字但一章六節說一字實皆○錢氏曰  
四者只是自身事此六者却施於人而心即處家  
道也○是身事此六者却施於人而心即處家  
之機○是以身事此六者却施於人而心即處家  
耳心所○是以身事此六者却施於人而心即處家  
誠耳意○是以身事此六者却施於人而心即處家  
其正親○是以身事此六者却施於人而心即處家  
意即正○是以身事此六者却施於人而心即處家  
加察即○是以身事此六者却施於人而心即處家  
獨以正○是以身事此六者却施於人而心即處家  
以脩其○是以身事此六者却施於人而心即處家  
察之工○是以身事此六者却施於人而心即處家  
不自脩○是以身事此六者却施於人而心即處家  
心自謹○是以身事此六者却施於人而心即處家  
不謹身○是以身事此六者却施於人而心即處家

四書大全 大學一



釋平天下章曰忠信以得之曰誠求曰忠信皆誠其意之謂也誠其意即在謹獨論出門使民亦曰推德王道皆曰其要法可謂得其要矣通考黃氏洵謹獨便是守之之法為害至莫知其子之惡深淺又可見此章甚言偏之為害至莫知其子之惡深淺處○交文應經文脩身也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通考勿軒熊氏曰脩身二字本於虞書湯

檢身若不及文王之律脩厥德孔子脩己以教曾子三省吾身皆是學若心既正而猶有待於脩身者內外夾特動靜交養工夫無一節可缺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不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

者所以使衆也

弟去声 長上声

身脩則家可教矣因家不可教而推家所以孝弟

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

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字指孝所以家齊

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宋子曰國上下而說不出家而成

如此此三者便是所以教之目也○孝者所以事君弟者

所以事長慈者所以自能如此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

成了事天下人看者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

家之人皆弟慈○使衆而使我事親之人皆慈是乃

成教於國者也○國之弟即國之親之孝即國之乃

在我愛子之慈即國之弟即國之親之孝即國之乃

胡氏曰脩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  
者又只從身上說來齊家上說所以脩身而教於家  
故曰孝有兄長故曰弟有子弟僕隸故曰慈事君  
事長使眾方從治國上說○真氏曰傳只言治國  
先齊其身則為脩身之論也推本齊論也  
則為治其國脩身之論也推本齊論也  
猶國有君家有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猶國有君家有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  
雖殊則約則一也通考  
博者約之推遠者近之推近而遠蓋大者小之言則推小  
此為小約而推遠者近之推近而遠蓋大者小之言則推小  
言則此為小約而推遠者近之推近而遠蓋大者小之言則推小  
於子則此為小約而推遠者近之推近而遠蓋大者小之言則推小  
明矣自常情觀之惟若較之則遠近又待辨而  
君也設官分職各率其屬莫難事者長也蓋有簡  
生也總而要而群莫難事者長也蓋有簡  
而所行君而易守者不謂事長也蓋有簡  
否則所謂君而易守者不謂事長也蓋有簡  
否則所謂君而易守者不謂事長也蓋有簡

可教而欲教其國人則曰孝弟無悛則已矣冬溫夏清  
無是理也教之如何曰孝弟無悛則已矣冬溫夏清  
昏定晨省孝於其父者為無悛則已矣冬溫夏清  
效責難之恭盡陳善之教後其兄者為無悛則已矣冬溫夏清  
矣伯氏必能守其父之節於其兄者為無悛則已矣冬溫夏清  
之弟以長為順矣父共之我母之推遜之者為無悛則已矣冬溫夏清  
為無欠缺則必能守其父之節於其兄者為無悛則已矣冬溫夏清  
使眾者亦不過舉斯心而加以諸節耳或事君或事親  
長或使眾者亦不過舉斯心而加以諸節耳或事君或事親  
施為若甚纖悉然大原之君子固已具於一家之內或事君或事親  
不待捨此而求也古之君子固已具於一家之內  
知所用力焉故身不出於其家而教自行於其國古之君子固已具於一家之內  
可斷乎不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  
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

端而推廣之耳。朱子曰：孝弟雖人所同，有能守而

特即人，所易曉者，以赤子於家也。如孟子言：見孺子入

井，即赤子，當求其不能自達者，此是推慈。初赤子所

欲，於民亦當求其不能自達者，此是推慈。初赤子所

以，使眾也。此且只說動化，以為誠心未說到推上，後

方，全然是說推。此且只說動化，以為誠心未說到推上，後

得，赤子之心，不待勉強而後知。誠心未說到推上，後

曰，赤子有欲，不能自強，而後知。誠心未說到推上，後

亦，不遠者，愛出於誠，彼已不關。以慈心求之，則自

而，後能也。立教之本，弟慈者，明德是已。在識其端，端

者，明德也。發見教之本，弟慈者，明德是已。在識其端，端

段，章句本，章首教字三，強者俱作教。說不作推，說立

教，之識本，端而推慈，不假強者，俱作教。說不作推，說立

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地獨言慈者，世教衰，孝弟

或，有失其天者，獨求之一句，赤子慈之天，未有失者

也。大有只在心誠求之，一句，赤子慈之天，未有失者

慈，幼章句，乃總三者言之。蓋因慈之良，知良能而

知，孝弟之見處，而從此推廣去耳。言君養民，亦當

俛，之發見處，而從此推廣去耳。言君養民，亦當

赤，子之發見處，而從此推廣去耳。言君養民，亦當

如，父之發見處，而從此推廣去耳。言君養民，亦當

不，遠之發見處，而從此推廣去耳。言君養民，亦當

此

後適人者哉要其字幼也亦不過以真實無妄之  
心而求之耳誠者真實無妄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  
以真實無妄為先蓋嘗以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明  
之矣自然好而未惡臭之誠即保赤子之誠皆人心  
之自昔者夫有以偽為之者事也聖賢可謂能近  
譬矣昔者夫有以偽為之者事也聖賢可謂能近  
君事兄弟故順之可移於長子曰親故治可移於  
而孟子亦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之謂也夫所謂移者非謂其心也而謂其行也  
所謂如夫乎此則學之義也然則一獨舉如保赤  
以孝弟慈三者並列而言此之舉也然則一獨舉如  
子以明使慈三者並列而言此之舉也然則一獨舉如  
耳孝弟慈三者並列而言此之舉也然則一獨舉如  
薄於孝弟而厚於慈者何心也此之舉也然則一獨  
難暴矣夫頑於慈者何心也此之舉也然則一獨  
然而生蓋不待教而能者一見赤子則慈愛之心  
塗之生蓋不待教而能者一見赤子則慈愛之心  
士君子鮮知之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聖賢則知其易曉之孝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於慈則知事君事親之孝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之則自家至國自齊至治雖不出戶可也

借在日養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讓  
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  
一人定國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

於國之效與讓自一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

與起自家好與讓自一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

自化之仁也以上是推其家以治國一家仁一國興

言仁屬孝讓屬弟貪戾者慈之反也言不出家而

效驗也貪則不讓戾則不仁善也接上文成教於國底  
戾惡也貪則不讓戾則不仁善也接上文成教於國底

於天而為善為惡之機實由於君仁讓之化必待  
 行於家而後行於國貪戾之失才自於君而即見  
 於國從善如登見其難從惡如崩見其易也○  
 在可畏如此引以証上文○  
 二一人蓋總引以証上文○  
 之問善惡功效之難易尤為可懼也○  
 氏曰一家仁讓而一國即作亂身不脩則家國即不齊  
 才貪戾而一國即作亂身不脩則家國即不齊  
 治也機者弩牙之發動所由故總仁讓之興其機  
 此由一家其亂之作其機動所由故總仁讓之興其機  
 人便善難為惡易不可忽如此○  
 見為善難為惡易不可忽如此○  
 天地之間惟感應為甚速我以此感則彼以此應  
 如矢赴的瞬息不留是謂機仁讓本於禮仁與讓  
 蓋人性和之所同也貧者欲之辭讓本於禮仁與讓  
 與戾亦人情之所得也貧者欲之辭讓本於禮仁與讓  
 不能自興雖有是貪戾而何至於亂一且為民上

悖

者能使之內皆讓子孝而一門之內皆仁兄弟朋友恭而  
 一門之內皆讓子孝而一門之內皆仁兄弟朋友恭而  
 昂奮發雖欲不為仁不能自觸彼之也○  
 能自馮也自施之一念之貪而形之於事者無不為讓  
 一忿之通矣而上下薰蒸濡染淪胥不戾則我事者無不為讓  
 之機通矣而上下薰蒸濡染淪胥不戾則我事者無不為讓  
 相証為疾不競不止也染淪胥不戾則我事者無不為讓  
 通則見乎遠聲聞於外一國之表也○  
 民鼓鐘于宮聲聞於外一國之表也○  
 可証也昔陽城兄弟友愛一亦化之仁也○  
 晉之鄙童而善良者幾千人不收復爭一感韓延壽之  
 下者如此童而善良者幾千人不收復爭一感韓延壽之  
 化昆弟願以用相移終死乎東即民之感言晉武之  
 却中翕然相救屬此死乎東即民之感言晉武之  
 讓也賤而為私者始不貴而為君者耳迨夫武之  
 賣官而錢入私門其始不貴而為君者耳迨夫武之  
 神非一國之興風乎陵夷成劉石之難海內塗炭  
 豈非一國之興風乎陵夷成劉石之難海內塗炭  
 不於秦則之疾耳迨夫東敗於齊南辱於楚西喪  
 地於秦則之疾耳迨夫東敗於齊南辱於楚西喪  
 亂乎夫惟貪戾所愛子弟亦不免於死豈非一國之  
 於債事夫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是也夫惟仁讓

仁

謂一效如此故雖一人之寡而亦可定國孟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是以除貪戾之根脩身所以齊家以立仁讓之的蓋亦曰一國之觀瞻係焉其機甚可畏也傳木學之謂尚一國之語以曉天下後世其警之也深矣文公曰幾發不動所由也味所由二字則夫仁之為仁讓之為讓於彼而動於此明矣學者蓋亦審其發而謹其動也哉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

# 者未之有也

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又一人定國而言新安陳氏曰民之仁

所好則民從如好暴而令以有善于已然後可以

責人之善無惡于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

以及人所謂恕也此章是如治已之

從矣喻曉也問此章言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

何也孟子曰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治平之說脩身

國平天下自然相閑豈可截然不相入○尋常人

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攻其惡無攻人之

惡至于大抵治國者禁人有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  
責他○大抵治國者禁人有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  
諸善○曰無此惡然後可以非善人有此惡者欲此先  
也○曰無此惡然後可以非善人有此惡者欲此先  
自無一人貪戾以下皆歸重人却說所藏身此乃極本窮  
原之論問怒者推已及人却說所藏身此乃極本窮  
首有之論問怒者推已及人却說所藏身此乃極本窮  
是治國平天下章皆說及人却說所藏身此乃極本窮  
于上無以干下等是或人於其重言首有諸也忠是怒之  
法制號令以禁民為非而律此故乃政從其令之好○不  
亦其所必有以其所好則不若此故乃政從其令之好○不  
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反求諸已之怒者自其推已處  
○藏乎身者自有其盡已無諸不怒者自其推已處  
言非諸人藏是也何能愉諸人怒謂所藏于已者未  
人有可推以及人如所藏乎身無諸不怒者自其推已處  
下以無仁以已及物非諸人推已及物者已而後求  
諸人無仁以已及物非諸人推已及物者已而後求

所謂桀紂帥天下以暴不仁者也○所藏乎身不  
反上文之恕言不知藏乎身三字已帶盡已皆知其以  
推已之恕言不知藏乎身三字已帶盡已皆知其以  
矣此章有無二字必誠自誠意章相貫說來天下未  
有無也誠意者知上文心誠求好即是誠意之誠非  
二得也誠意者知上文心誠求好即是誠意之誠非  
必得也誠意者知上文心誠求好即是誠意之誠非  
已矣○曰求必得之則有善無惡于已盡去之則無諸  
推已矣○曰求必得之則有善無惡于已盡去之則無諸  
內者怨即忠之顯由外忠以善無惡于已盡去之則無諸  
內者怨即忠之顯由外忠以善無惡于已盡去之則無諸  
者也其能欲為人者無是乃程子所謂無身不忠即無  
一之也其能欲為人者無是乃程子所謂無身不忠即無  
以之也其能欲為人者無是乃程子所謂無身不忠即無  
一之也其能欲為人者無是乃程子所謂無身不忠即無  
民之桀耳而動率天下以之仁者繁毒之者何如耳而  
則仁讓之風相繼率天下以之仁者繁毒之者何如耳而  
而天上下之第相承其蓋所好則同身則從之則易公而  
也然上之第相承其蓋所好則同身則從之則易公而  
其所以難此異則不從與何哉故以一身率之則易公而  
之則難此異則不從與何哉故以一身率之則易公而  
至于大夫師長各率其眾之多寡雖若王君公而令驅

大學 卷一 下五

統御之道皆必先已而後人惟已之仁也而後可  
以使人之孝也而後可以使人之慈也而後可以使人之  
可所以使人之慈也而後可以使人之孝也而後可以使人之  
其所令也若好之非以仁也而後可以使人之孝也而後  
好者非孝子非慈也夫謂所好也而後可以使人之孝也  
從之哉君子非欲夫民之謂好也而後可以使人之孝也  
已而後求諸人欲或無之而後非自愧之反也而後思  
已亦有此善乎無或無之而後非自愧之反也而後思  
不敢以必此望人乎無或無之而後非自愧之反也而後  
之方且詳而正之思無或無之而後非自愧之反也而後  
念之味而後二字則已見矣而待之念重而推心已云  
如心推而後二字則已見矣而待之念重而推心已云  
者待人有已心亦如待已之心是也苟無諸已而求  
諸人有已心亦如待已之心是也苟無諸已而求  
怨之義彼則意向扞格雖從而心不服豈能使  
者乃如彼則意向扞格雖從而心不服豈能使  
之喻

譏

#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論考齊氏古遺曰再言治國在齊其家  
故治國在齊其家此七字結前生后之語也其下  
連引三詩不厭重復所以反覆詠嘆發越言外深  
長之味使人諷之於口而得之於心也  
太平書卷音錄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  
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夫少去好貌也嫩  
蓁蓁美盛

貌興也於六義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  
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五溪盧氏曰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

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止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

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詩曹風鳴鳩之篇忒差也問父子兄弟足法而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兄弟是處其變如何不將天子曰聖賢是論其常堯舜周公是處其變如何不將天子曰聖賢子而傳賢便是能處變得好若周公不辟管叔周如何不亂是不得已善恁地而今且理會常底未解有父如瞽瞍兄弟如管蔡未論到變處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嘆上文之事而又結之於此其味

深長最宜潛玩無窮者多援詩以吟詠其詳所以

引宜兄宜弟向也蓋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今也而能使之子之宜家兄

○山東氏曰說正四國及仁紳天下皆是說到極處之四國之正也教國人是治國之事所以明德於其國民法之是國治之通考黃氏洵說曰宜其民法之國人取法於已也通考黃氏洵說曰宜其家人仁也宜兄宜弟讓也正是四國就身上說貧矣之及也○三引詩即孟子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又發經文厚薄之意此是血脉貫通處

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忒而足  
以正天下有四國也自脩身而齊家是推化者自  
治國而平天下有推首推此道而擴充之也故此  
動意自章首至成使衆而言是推已一家仁所以  
如保赤子繼慈者節是化有諸已一節仁所以推  
節是化而化則言則推三節是化有諸已一節仁  
其所好而非化則推三節是化有諸已一節仁所  
則皆化中庸引詩則推三節是化有諸已一節仁  
而後兄弟既翕此三節是化有諸已一節仁所  
繼以宜兄弟蓋家人雜必起於婦人非刑于寡妻  
者未易至于外家也益戾矣○于家知也其示人  
治國之在齊其家也益戾矣○于家知也其示人  
詩自內以至於外婦人女子最難於化而夫行於  
常人之情最易失於動不以正化能行於夫行於  
德盛矣故引詩言夫婦為首而兄弟能行於夫行於  
言者又次之爾考黃氏洵說曰治國之仁讓與於  
孝又言一人貧矣一國作亂而遂及平天下則深  
淺可見矣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

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

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  
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待洛反也矩所以為方也  
矩者制方之器俗呼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疾業  
曲尺此借以為喻呼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疾業  
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爾考黃氏洵說曰治國之仁讓與於  
謂民興孝與弟不倍此說上章孝弟慈所以行謂  
家而成教於國者章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  
句接上章說下來

賈誼過秦論度長繫

使可便有一夫之不獲矣

其政以處之不可使有遂其孝弟慈之心便當平

推以度物物也即使彼我之間各得分去願則上下

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虞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與弟不信是就自家長恤

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上行下效感應

甚速可見人心所同者如此是以下方君子有矩而結

道也此句方是引起矩之道○矩事下向方說不在前數章

却在治國平天章到此是○矩是節次成了方用但興

先說上行下效到逐其處是就政事上說若得與

起其善心不使養其父母畜其妻起亦徒然耳如

政煩賦重不得養其父母畜其妻起亦徒然耳如

善心須是推已之心以及於彼使彼子又安得遂其

足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興起者聖人之仰足也事俯

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興起者聖人之仰足也事俯

我之孝弟慈不使一夫之欲孝弟慈也○矩者教也如

他人不能如此即是前而不平矣○矩者教也如

有箇道理只是黃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而後得之

問緊矩之道是黃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而後得之

要著力若仁者只是舉而措之耳○矩者教也如

無不乎矣○矩者教也如

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矩者教也如

欲引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矩者教也如

四書大全

卷一

子之度人，以心為矩。○  
 德至善，吾心之本然也。○  
 也。此治國之道，即明國也。○  
 氏曰：首三句，是化繁為簡。○  
 孝弟不倍，之心必化。○  
 頤推之者，莫大於利。○  
 其利所惡，在奪其利。○  
 入節右第一節言，所以有繁矩。○  
 學即此所謂大學志也。○  
 不喻矩，是生知安行。○  
 何行到末章，亦言絜矩之學。○  
 隨吾心，天理當然，絜矩則致。○  
 同有，此天則學，自不喻乎此。○  
 則故曰：絜矩之中，是絜矩之。○  
 在聖人，方寸之中，是絜矩之。○  
 之際，見之是絜矩之。○  
 者規圓矩方，絜矩者，動而方者。○  
 之止，至善絜矩，即新章首節。○  
 故君子至不善，則失之為一節。○

為一節，自生財有大道，至篇終為一節。○  
 為小段，看第一節，反覆言絜矩，分五段。○  
 老長，恤孤，是直從齊家上說來，即前章。○  
 也。上之人，盡孝弟，慈而大兆，民之眾。○  
 明德而守其分，是天下無不平矣。○  
 度使各守其分，是天下無不平矣。○  
 以三句之限，則絜矩之。○  
 上三句，是化繁為簡。○  
 氏曰：首三句，是化繁為簡。○  
 此應且夫，非欲使民之。○  
 孝長，吾非欲使民之。○  
 孤非欲使民之。○  
 通天下而一理，合。○  
 千萬人而一心。○  
 惡先並去声。○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  
**所惡於下，母以事上。**  
**所惡於前，母以先後。**  
**所惡於後，母以從前。**

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  
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  
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  
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  
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  
之所處上下四旁為四旁即四方也四旁長  
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  
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新安陳氏曰有此  
則始焉興起其孝弟不倍之心者今果得以遂其  
心矣○通考黃氏向純曰絜矩二字亦自經文能

一夫之不獲即新民止至善無所操聲者約而所  
及者廣者約加一絜字此心所及者廣此平天  
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朱子曰

後左右都只一樣心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  
在我上者使我如我在下者使我如我在上者  
之人在此則使我家在此而我在中央上而面  
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方正若下之事我如  
而我也許多若將去事上便代官前官之待我  
了左右前後皆然○譬如我者待後官也左右  
不善吾母以前官為壑是所惡於左母以交於  
東西鄰以前國為壑是所惡於右鄰以交於  
也上下前後左右而達九個人來看便見○交  
若絜矩則上之人所求乎我者又思以待人言  
是絜矩則上之人所求乎我者又思以待人言  
在意但中庸是言其所好此言其惡也未能  
在我之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  
子孫在我之下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  
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我却不能慈於子孫  
便孝

一畔長一畔短不是紮矩○問長短廣狹如何而  
 無不方在人有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均平蓋事親  
 使長常使人也○得事其上親但各隨其分上下事親  
 事長當意中○使前後皆然故下不當以所惡  
 則我當其中上左右我後皆下不當以所惡  
 我之事上於左使後皆下不當以所惡  
 者及我者事上而後則分殊矣是以佛之法中者又  
 前而不先我者先而後則以前後之分殊矣是以佛之法中者又  
 有分而殊者存此所以異於墨氏之言此兼愛佛之法中者又  
 等也○雲峯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道以有是○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是以道有是○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矩之道○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不能○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通○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氏曰○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此皆心同此理也○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間曰上曰下曰前曰後曰左曰右○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使處之曰曰○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思齊○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均方○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下之○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此矩○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之而○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而之○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居其○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得其○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下平○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君嘗○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所惡○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上有○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弗肯○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是以○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右莫○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人能○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至於○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天無○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下其○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有不○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平者○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矣○胡氏曰謂六字不問於人無問於已

樂亦曰各只音紙好惡並去声下並同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

民心為已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東陽許氏曰二段言能絜矩之效言上之人能如

愛子之道不過順其好惡之心而已大約言之民所

好者飽暖安樂所惡者飢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

好而不飽暖安樂所惡者飢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

氏洵健曰齊家章言好惡是推之也一章故此蓋身為

好惡是推之即孟子天下之欲與人聚之所惡勿施爾

也○公好惡得衆得國○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

上戴以為后王君公奉以為大夫師長徒以求吾

之所好去吾之所惡而已為民上者視民所好若善若公若正凡合乎天理者猶已所好亦從而好之視民所惡若惡若私若和凡麗乎人欲者猶已所惡亦從而惡之好其所好惡其所惡是絜矩而足以為民之父母矣斯民豈不以事父母者而事之哉

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僂與戮同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

矣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

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

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

國公為天下之大戮矣此言不能絜矩之禍與上

氏洵饒曰此碎字即入章碎字血脈貫通處○私

好惡失衆失國○策陽詩氏曰四段言不能絜矩

亦在其中凡引詩書皆是斷章取義此却不然也

○冥氏季子曰若知有已而不知有節南山之刺

則不知有理冤岸自尊專欲擅利如節南山者然

高失絜矩之道而不足為民之父母矣節南山者

臺如南山之壽是也南山之高大有以巖巖之石耳

尹氏大維維周之也豈不猶山之觀乎石乎秉國之

均師尹之維維周之也豈不猶山之觀乎石乎秉國之

見師尹之維維周之也豈不猶山之觀乎石乎秉國之

謂絜矩者不赫赫政所行民唯爾是瞻而好惡一偏

疾之而陷於大宗周之威為天下謬孰大於此有

其好惡之偏也宗周之威為天下謬孰大於此有

國者其可也宗周之威為天下謬孰大於此有

不謹乎

喪去去

儀詩作宜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

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

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

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

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

不能已矣雙峯饒氏曰未喪師則克配上帝是得

師則不能配上帝是失衆則失國不能絜矩而喪

失人心也其未喪師先王之命也去留判於人所

以配上帝失人心之向背又在君之能絜矩與否而



已得衆得國應南山有臺之意失衆失國應節南  
山之欲明德之用所以行○雲峯胡氏曰右節三  
章特誠意章是好惡其在已者脩身章推之好  
惡其在人者慎獨章又推之好惡也一誠無偽  
誠意章主慎獨也其為好惡也一誠無偽此章  
則好惡之辟不足以及齊其家此章是言不能  
則好惡之辟不足以及齊其家此章是言不能  
於此見之不可不詳味也慎獨所謂血脈貫通者  
是義以方外通考東陽許氏慎獨是敬以直內  
國結能絜矩之效失衆失國結不能絜矩之害○  
黃氏洵說曰峻命不易此命字與下文絜矩之  
新之命與顧諟之命不同然命我受天命以天下  
天之命與顧諟之命不同然命我受天命以天下  
又未嘗不同也○冥氏季子曰上文指言絜矩不  
絜矩以實之蓋欲問王監殷之失國而思所以  
之詩以道也豈有他哉亦不過得衆而君六師也  
不配喪為對未喪師者得失之謂也衆而君六師  
配天失國則不能配天矣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

衆周

又決於衆心之去留此其機括在絜矩不絜矩之  
問耳絜矩謂何已之心度衆之心而從其所欲  
也衆心即天心天心即天命從違去就如反覆手  
保而不可得矣嗚呼故曰峻命不易則雖欲不絜  
矩亦不可得矣嗚呼故曰峻命不易則雖欲不絜  
平天下而已哉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  
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  
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衆則上文得國則不患  
無財用矣○朱子曰為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  
正身脩家齊了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如湯  
武之東征西怨則自然有人有土○夏峯饒氏曰  
格致誠正脩所以謹此德也此有人等此字此猶

斯也○王溪盧氏曰德即明德謹德即謂明德  
先謹乎德以平天下之大本而言也○揭明德訓此  
矩所以得衆而得國○新安陳氏曰揭明德訓此  
德字見明用之有本於慎德而有之○此章言財用  
始於此財用之言○必用人者明德為本而財用  
財固是國家所必用而不可無者○但當脩德為本  
繁中而取於民○一有制德明而人服有土而第  
節董氏曰首章明言德明而人服有土而第○二  
以治天下言○吳氏季子曰人之所以自脩末章慎德  
者為其有所蔽耳○世之利薄征則曰吾莫不以不能  
而德為緩語之蔽○耳散則曰吾何以給用度也府庫  
也語之緩語之蔽○耳散則曰吾何以給用度也府庫  
置厚薄輕重於方寸中而損益○上瘠民肥由是  
事靡所不為矣○烏能脩矩乎不知君天者非無  
財之為患○吾德不脩耳古之君子先王乎德有  
德則天下歸仁○斯有古之人則莫先王乎德有  
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斯有古之人則莫先王乎德有  
出矣○有土則任土作貢○斯有古之人則莫先王乎德有  
也○有土則任土作貢○斯有古之人則莫先王乎德有  
而財為末昭也○財用無一而不出於德則德為本

#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新安陳氏曰有德而後有人有土有財而後有財可見德為本而財為末矣

# 外本內末筆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  
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  
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朱子曰民本不是要  
為外而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是上教得  
他如此○三山陳氏曰財人所同欲上欲專之則  
不均平便是不絜矩○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言  
不當脩德而絜矩取民財有制○黃氏洵饒曰德者  
國之本財者民之心與經文本末不同○美氏季  
而重其所以末為內而以本為外則是聞母乃施之

以相凌相奪之教而導其民之爭乎此特以是非利害言也

#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

而有人矣括蒼葉氏曰為國者豈可惟知聚財而

東陽許氏曰三散財聚財此有天下者不能聚財取於

民無制之害財散民聚言能聚財取於民有制之

利散財不過蓋土地所生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得

則在下少通考吳氏季子曰義利不能以兩立得

於此則失於彼故財聚則民聚散武王發鉅橋之粟而

#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

## 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

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聚矩與不能者之

得失也問聚矩如何只管說財利朱子曰畢竟人

殘害人亦只是這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個所以

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此章大槩是專從聚矩上

不得其財者之所同好也此章大槩是專從聚矩上

皆是以其財者之所同好也此章大槩是專從聚矩上

以惡聲加之已以非道取人皆歸諸理必以非道奪之

言與貨其出入雖不取人皆歸諸理必以非道奪之

一也○吳氏曰慎德而有人皆歸諸理必以非道奪之

出秦人頭會箕歛而府庫卒為漢有是也觀言之出入則如貨之出入矣九十六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九十七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

反覆之意益深切矣雙峯饒氏曰此得失字串前

得衆得國矣以財為本則不能善則失衆失國矣此得人心在也所以得人心亦在此無德則謂善所以

此矩是謂不善所以失人心亦在此無德則謂善所以

節之意與前引文王詩相應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此即得國失國之意也

謂善即止至善之善則失之矣此即得國失國之意也

財用言絜矩若好惡不能絜矩任已自私第四節就

平天下財用不能絜矩此即得國失國之意也

氏曰五段引書以結之與前文王詩相應此即得國失國之意也

絜矩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此即得國失國之意也

天之明命新章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此即得國失國之意也

命言新命而天言天命蓋受天命以有之賦予以為德

也於新命而言天命蓋受天命以有之賦予以為德

異也○吳氏季子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此即得國失國之意也

常之有德有人為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此即得國失國之意也

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此即得國失國之意也

貨賤德耳亦執知貨之不足貴乎此即得國失國之意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此即得國失國之意也

楚書楚語○古語曰楚史官所記之策書也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此即得國失國之意也

寶

相問曰楚之白射猶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通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向寶之保焉此楚國之寡也若夫白射先鳴王以相也何寶之為王孫圍楚大夫趙簡子名鞅書言金玉不當寶惟當寶善人

勇犯曰此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名重出在外也仁愛也事見及形旬檀弓禮記檀弓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弔之重耳曰寡人聞之喪亦不可死也國桓桓於斯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

犯狐突之子史記作晉狐又重耳母翟之狐氏也

恒

為寶父死之謂也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即出亡也其辭焉重平聲喪亦喪人之喪並去聲喪說如字猶解也○古括鄭氏曰文公時避驪姬之諱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季子顯弔之顯所惡勇犯為之對此辭也○西明季氏曰楚為春秋萬世乃於此乎霸主何飲蓋天下之善無窮君子取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善誓故下文及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寶者指財而用此就財上說來却接用人說去蓋天下為寶而能內本為寶而末者得國為寶而以愛親之道為寶亦當惟善與不善者○雲峯胡氏曰右第五節當起下文惟善之意蓋寶兩寶字結上者惟善則得之節兼財用之意惡言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二節檀弓之意非所寶而惟善人說也此兩段承上於德外財之意而起下用善人之說○吳氏季子曰自常情

李

觀之所謂寶者非明月之珠必夜光之璧彼晉楚  
情而其一則曰善一則曰易此則貨之不足貴也信矣  
知財用之不足貴吾切何必土地之不廣民之不能  
衆財用之不足貴吾切何必土地之不廣民之不能  
矩哉泛觀前代之君溺然意聚歛而不知終於何  
莫不然而漢武帝惟以農少府之藏爲重故以  
舟車權益之積爲重故稅間架之征竹木雖京師  
愛林大盈之積爲重故稅間架之征竹木雖京師  
嗟不顧也豈二君獨無絜矩之征心哉一蔽於利  
則不明絜矩之爲善亦不能行矣傳大學者分利  
本未辨明得失反覆於非利害之間而力言貨  
之不足貴凡皆欲以解其蔽而巳文公曰絜矩章  
專言財用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  
狗已欲而不知有人也

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乱反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  
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  
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

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

陳氏曰聖字專言之則爲衆善之極對衆善而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新安陳氏曰孟子云大而化之謂聖此專言之者也周禮六德尚庶幾平知仁聖義中如此對衆善而言之者也

子孫黎民亦通台程五說  
却並重亦通台程五說

也娟忌也遠拂戾也殆危也問繁矩以好惡財用  
底人必思許多財物必是以奉武帝之好言何也  
利便善人則合當舉之使不絮知所言疾聖者  
蓋有善則合當舉之使不絮知所言疾聖者  
使失其財則侵善人當舉之使不絮知所言疾聖者  
其好惡財則侵善人當舉之使不絮知所言疾聖者  
才德有餘而財不聚也  
然無欲之可意又有粹然也  
有之大能容天下有不疾而己則天聖心之好德皆自也  
若口出之不容其下口出德善有誠而天下之德皆自也  
其口出之不容其下口出德善有誠而天下之德皆自也  
心也言能以天下之才德為己之誠而天下之德皆自也  
矣前能言以天下之才德為己之誠而天下之德皆自也  
人其有言以天下之才德為己之誠而天下之德皆自也  
利豈不危殆能容者用之其內如此不能容者用之

能繁矩而人所同惡者又絮矩之公私尚亦有利  
之惡娟疾者而舍之是又絮矩之公私尚亦有利  
哉日三載此專言為政者好惡之心好人以下  
言不能上絮矩而私心惡人考黃氏洵號曰  
一尚書作一介介即獨也疾之有技若已有一  
李林甫○屬氏矩曰不營猶豈止以惡之此一  
寔當音植實是也○氏季子曰秦誓所舉乃大  
臣之多材藝外視能絮矩則盡其心休然寬平廣  
雖多材藝外視能絮矩則盡其心休然寬平廣  
管我之彥為聖技以辨事之料見人言辨事之料  
料事而中為聖技以辨事之料見人言辨事之料  
視彼之才器切真若得其所甚好者用之黎民  
下之國才器切真若得其所甚好者用之黎民  
蒙其福而家之利執之君若此乃若不能黎民  
欲我之勝人而不願人之加我其心忿矣而不平

也娟忌也遠拂戾也殆危也問繁矩以好惡財用

底人必惡言財用者蓋如自家在著一御之底間却聖者

利便善人則合當舉之使不其言娟疾聖其

蓋有善人所是侵善人舉之分使是得其所今則不特言

使失其財用之類當立而無事亦當矩此不特言

其好惡財用之類當立而無事亦當矩此不特言

然無欲之意又則粹然也善之則名也言也如有容其量

有之大不可得而則亦不然而善之則名也言也如有容其量

其口出之不容天特下有竭疾而人則彥聖之心好德皆自

心也不啻若自其口出德為己之誠而天下不足以其德

夫前言如有天此言是德為己之誠而天下不足以其德

才

七... 才... 夫前言如有天此言是德為己之誠而天下不足以其德

先務也如此人主在擇其相者此也疑辭也有甚

物似他者能言無可比他容之大娟疾者不

能繁矩而人所同惡者也繁矩之公心好私尚亦有利

之惡娟疾者而舍之政者以公心好私尚亦有利

氏曰三一段戴此專言為政而公心好私尚亦有利

哉不以能繁矩而舍之政者以公心好私尚亦有利

言不能繁矩而舍之政者以公心好私尚亦有利

一尚書作一介即心惡人謂考黃氏洵鏡曰此一

李林甫○陽氏矩曰不營猶疾以惡之此已有一人

寔當音植實是也○無氏季子曰秦誓所舉乃大

雖多材藝外視一絜矩則盡此心休然寬平廣大

見人之有技則辨我之能此心休然寬平廣大



迫而不廣人雖有技以為不於我則媚疾以惡  
之雖彥聖者疾其所長而巳惡則併與不其通而  
行其言而已不若由是嘉言伏事而改之通者不  
下之人才俱莫已當世是及後人子孫皆被  
事論胥以敗禍延常情觀之容德之治子孫賢  
其害矣豈不殆哉直濟文者成貞觀之治子孫  
民若無閑係然讓自濟文者成貞觀之治子孫  
能者肇天寶之亂明效大驗不以我誣也言猶  
所謂凡師不能左則曰以不能保由爭此也言  
所以能保師能左則曰以不能保由爭此也言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

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  
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

正如此也北溪陳氏曰此能公其好惡而能絜矩

人之所同好即此承上節之去一而謂之能愛人何也待之

宜如此謂之能惡人可也而謂之能愛人何也待之

小人而不去則君子之去不達也而謂之能愛人何也待之

乃後世安能若吾心之威在固疾之故吾之好惡與

天下為公此惟吾心之威在固疾之故吾之好惡與

曰此引家語孔子之言故以此謂冠之乃引援古

語之所謂放流即通疾蔽賢之能冠之乃引援古

其正所謂放流即通疾蔽賢之能冠之乃引援古

者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聖賢之好惡結廷之言惡人

而惡小人此其所以為正也大學治國平天下章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聲相  
近近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  
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朱子曰先早底意是不能  
速用之  
○變峯饒氏曰見賢

後可  
安能投諸四裔以禦魍魎魅哉  
雖見其崇飾惡言傲很明德以害元愷不顧也  
則雖見其掩義隱賊靖庸回以沮元愷不恤也  
深為元愷之蠹使舜不能以之惡也如四凶在朝  
所愛也他人則蔽於私意已之所惡也如四凶在朝  
毫之私意也惟仁者為私意已之所惡也如四凶在朝  
何為不惡之屏除流放所以與眾並棄而非有一  
心與己心同眾皆惡其疾有技惡其遠彥聖已獨  
何為不惡之屏除流放所以與眾並棄而非有一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蓄必逮夫身。

而不能舉，命不能先，命也。  
之賢而不知用，知弘恭，否顯之姦而不知去，是也。  
○新定陳氏曰舉不先未盡愛之道退不遠未盡  
惡之遺上又能愛惡仁人也此不能盡愛惡之道  
所以為君子而未仁者也  
言繫乎而為馬賢當速退不尚當遠  
蓄古炎字夫立曰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曰斷者是能繫矩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大人不能  
流之是大能繫矩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大人不能  
繫矩○括蒼葉氏曰上一節雖未盡好惡之極猶

能知所好惡尚不至於拂人好惡之常性今有人  
馬於人所好惡尚不至於拂人好惡之常性今有人  
所當惡之所當好者及從而好之如此等夫身不仁之  
甚也虞翻注曰好惡與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人有  
好善而惡惡仁人之性則好惡不過順人之性耳  
好惡而何蓄必速身而為天則失其本心甚矣非  
者未嘗不以用君子而與天小人是也自古有天下  
則君子進小人退而天象其利此能絜者之  
所為也其禍此不能絜者之所為也自秦晉至  
天下受其節秦誓一節見君子者之所為也自秦  
此凡四節秦誓一節見君子者之所為也自秦  
舍之則能盡其道者又失其節言用舍之為絜者  
申明好惡公私之極以申道者皆絜者之義而  
雲峯胡氏曰右第六節就用人言好惡大學於此  
提出仁之一字而章句又以君子之好惡未行仁  
不仁者言之蓋絜矩是恕之事恕所以行仁故特  
以仁結之通考東陽許氏曰六段言不能舉以下  
好惡之反吳氏季子曰見賢而不能舉以下  
知所愛惡而力量不足絜矩之未盡者也好人之

#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此謂治國平道謂居其位而脩己  
治久之術道即大學之新道脩己明明發已自盡為  
忠循物無違謂信忠循於物理而不違背則為信  
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尚晦  
故更云盡已之謂忠以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  
實之謂信便更穩當章內三言得失而語  
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  
益加切蓋至此天理存亡之幾平決矣言得衆失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寡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呂氏曰呂氏名大臨字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

音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

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

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新安陳氏曰務本謂

開財之源也節用謂食者寡用者舒非必外本內

所以節財之流也疾謂速舒謂緩

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陳氏曰此

古人生財之政也蓋與后世異矣雙峯饒氏曰

財者末也財雖是末亦是重事若要生財亦自有

個大道理生衆至用舒此四者不可缺一乃生財

之正路外此皆邪徑也王溪盧氏曰國無遊民

而不奪農時所以財足名山金氏曰天地間自有無

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

急財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世

理財之大法也通考黃氏洵說曰此大道字是君

子有大道之道中之一事東陽許氏曰第四節

言生財之方當用君子言生財之方務本節用尤爲

意中分五段一疾論雖高而食寡用舒節用也國氏

精密生衆爲疾論雖高而食寡用舒節用也國氏

爲布帛之文寂粟之味窮而不虛雖正而不迂所以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是謂食之者寡三之日于躬四之日舉趾無作輟也畫爾于茅宵爾索絢無休息也斯不亦為之者疾乎哉抄制用量入為出無沈濫也舒乎夫惟生之衆而食之寡為之疾而用之舒則其來無窮其去有限自自然然暴暴如丘山浩浩如泉源矣豈非足國之道乎其言有大道者蓋謂此如泉源矣豈非必以私意小智巧為聚歛之術也知正大大之理非必以生財則所憂者不在乎財匱而利大之理自可乘此以投其隙矣不難於調度則利大之理自可抵崇本節用少於費用則難於入悖出則雖利大之理自可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戕

反貨朱子曰仁者不歸財而身自尊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不私其有人自歸財而身自危仁也雙峯

發財新安陳氏曰此以財發身財聚民散也武散之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

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便問如何上仁下

是謂一個道理在子便謂之孝仁在下便與義在父

妄取民財而所好無在仁則下皆好義以忠其上矣

能成遂其義則為事無不仁則下皆好義以忠其上矣

此也我有利者非若不好仁之謂人財悖而亦悖而自

後言仁不一與此節皆當參玩通考東陽許氏曰

以興即其証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言仁者外

末不仁者內末即前節內德外財之意

不  
人生財之道俾其知不可聚歛聖賢倦倦此又開陳利害以  
警之俾其知不可聚歛聖賢倦倦此又開陳利害以  
切矣財本奉身之物然欲取之必以道則適所以共  
其身蓋財者人之財之所同欲而散之與地而  
之婢也仁者知財之害身常務散之與地而  
欲消釋其不平之心母使吾身如商民之  
鉅橋之粟武王知其為富也如商民之  
秦人之劍目何故寧捐之而勿取然財雖得也  
則聚矣而天何故寧捐之而勿取然財雖得也  
繼商而王代秦而帝其發身也安富尊榮又將焉  
樂其所以好貨之念重於愛身也安富尊榮又將焉  
宋以財危而身易變者紂以死而積其財鹿臺之  
仁者愛身也德彰而身尊乃其必自是心而  
非不愛身也德彰而身尊乃其必自是心而  
則與義一理也君與民一則為義故自古以  
今未仁民以是心而報君則為義故自古以  
終若徒愛戴於一時而不好義者遷於他日則  
不終矣不終二字正如韓信所謂公小人為德不

史記  
相食茹而美後其園  
葵而棄之見其家  
織布好而疾出其家  
婦燔其機云  
漢書董仲舒云子  
之齒者其兩其足  
其翼者兩其足

終者言其始雖美意而非出於至誠者事久論定人  
惠以千百姓之譽而終不免悔也世有奸行小  
知其心則愛戴之情弛矣是以不終今仁者為  
親上為不容已自然有始卒矣嗚呼而終國  
之所與立者民也民與不仁之效如此此大學之  
也財非吾之財乎仁與不仁之效如此此大學之  
所以叮咛反覆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

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

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

利以義為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叔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

孫

畜計六及乘  
歛並去声

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

也新安陳氏曰孔氏疏曰按書傳士飾車駢馬詩

大夫之家是卿大夫今夫夫命婦喪浴用冰初試為

但非其常用故喪禮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

記君設大繁造水禮焉大夫設夷繁造水馬士禮喪大

繁併於其上而遷尸也禮自仲春之後納冰中乃設

盤馬凡酒漿之酒體亦如之祭凡內外饗之膳羞

置食大酒醴于中以禦熱氣防失味變色也寗音

也寗音大夫之堂皆依尸之言也寗音大夫之家有采地

者也寗音臣之邑也寗音君子寧止已之財而不忍傷民

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

獻子之言也朱子曰如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却是

為利者義以方外也朱子曰如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却是

不畜聚斂之臣見用也朱子曰如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却是

見引之以証獻子之言也朱子曰如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却是

上之不可與民爭利而况為君者專事聚斂以虐民乎

尚不以利為利而自遠之意而為禍深以義為利儉

目能繁而福自遠之意而為禍深以義為利儉

也然斬冰有國之喪若卿大夫則受冰之故謂之伐

與也豈知大夫之家喪若卿大夫則受冰之故謂之伐

欽之臣即小人也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畜馬乘

則能特判有義利之矣朱子曰如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却是



則身為大夫矣而復察察於雞豚是較小利而失  
大體真可鄙也大夫以上喪祭用水謂之伐水之  
利其貪執甚焉雖然害未及民也至於用一聚歛  
之臣則剥下以奉馬伐民以私者比而可用聚歛  
乘御家也又非畜財以自破國若聚歛之臣則挾利  
臣乎盜臣竊主之財以破國必聚歛之臣則挾利  
破家能主欽怨用之臣寧有盜臣也歎子禍莫若輕  
進身為主欽怨用之臣寧有盜臣也歎子禍莫若輕  
故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也歎子禍莫若輕  
加於人數等矣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  
之少人之使為國家害並至雖有善者  
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

存疑彼為善之言小人以聚歛為善策也 有註五說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關文誤字○自由也言  
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  
直容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而務財用小人導之也務聚矩者義也務財用者  
利也君子喻義則主用君子則能聚矩矣此天下治亂之分  
也又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聚歛則失人心  
而于天怒故蓄害並至而民所欲聚歛則失人心  
並至則此時雖用君子亦晚矣無救於禍矣所謂  
人為利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固足明不  
當務下所引就利上引說理之明也固足明不  
生財有大道以後凡四節存天理之意愈深切矣  
節自君之用人言進君四節存天理之意愈深切矣  
之大者是又所以為絜矩之要道也故此章言絜

則身為大夫矣而復察察於雞豚是較小利而失  
大軀真可鄙也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謂之伐冰之  
家其有厚祿可以大矣而乃畜牛羊以謀孳息之  
利其貪執甚焉雖然害未及民也至於用一聚歛  
之臣則剥下以奉上殘民以奉君靡所不至矣百  
乘御家也又非畜馬伐冰者之比而可用聚歛之  
臣乎盜臣竊主之財以自私者若耳能貧家而利  
破家能蠹國而不亡國者必破國也必亡國者若  
進身為主歛怨用之臣寧有盜臣也獻子擇禍莫  
故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也獻子擇禍莫若  
加於人歛怨用之臣寧有盜臣也獻子擇禍莫若  
數等矣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  
之小人使之為國家善事至雖有善者  
利以義

為利也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關文誤字○自由也言  
由小人道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

直容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王溪盧氏曰長

而務財用小人導之也務繁矩者義也務財用者  
利也君子喻義人主則不能絜矩矣此天下治亂之  
也又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聚歛則治亂之分  
而于天怒故蓄害並至而民由天降害自人作既  
並至則此時雖用君子亦晚矣無救於禍矣所謂  
人為利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國不以  
為利下所引就利上引說理足明絜矩之不容不  
當務愈丁寧過人欲而存天理之意愈深切矣自  
生財有大道以後凡四節前兩節之意愈深切矣  
節自君之用人言進君子退小人乃與民同好惡  
之大者是又所以為絜矩之要道也故此章言絜

此用○書不仁人怨惡皆自亦過為人致曰正本小矩  
 時惡○東以能之也亦安不即一則嚴指以窮人之道  
 雖人○東陽此絮甚於當能絮節二則於用明源之辨必  
 有至○東陽此絮甚於當能絮節二則於用明源之辨必  
 聖於○東陽此絮甚於當能絮節二則於用明源之辨必  
 貴天○東陽此絮甚於當能絮節二則於用明源之辨必  
 欲災○東陽此絮甚於當能絮節二則於用明源之辨必  
 來見○東陽此絮甚於當能絮節二則於用明源之辨必  
 扶於○東陽此絮甚於當能絮節二則於用明源之辨必  
 持上○東陽此絮甚於當能絮節二則於用明源之辨必  
 亦人○東陽此絮甚於當能絮節二則於用明源之辨必  
 不害○東陽此絮甚於當能絮節二則於用明源之辨必  
 為生○東陽此絮甚於當能絮節二則於用明源之辨必  
 於下○東陽此絮甚於當能絮節二則於用明源之辨必  
 再當○東陽此絮甚於當能絮節二則於用明源之辨必  
 三國○東陽此絮甚於當能絮節二則於用明源之辨必  
 戒勢○東陽此絮甚於當能絮節二則於用明源之辨必  
 用人○東陽此絮甚於當能絮節二則於用明源之辨必

之詳也○災如日食星變水旱蝗疫皆是害如民  
 心怨叛寇賊姦宄不能絮矩而亂生財之害○東陽  
 曰此段言小人之陸○宣公全引中無此四字蓋氏程  
 曰彼為善之小人○宣公全引中無此四字蓋氏程  
 耳善者作善人○宣公全引中無此四字蓋氏程  
 為不善者作善人○宣公全引中無此四字蓋氏程  
 獻子之言以實義○宣公全引中無此四字蓋氏程  
 而務財用者必自義○宣公全引中無此四字蓋氏程  
 天子諸侯一國之長○宣公全引中無此四字蓋氏程  
 所少者非財也○宣公全引中無此四字蓋氏程  
 非小者執使之然○宣公全引中無此四字蓋氏程  
 崇是長是信是使○宣公全引中無此四字蓋氏程  
 能者亨屯傾否之○宣公全引中無此四字蓋氏程  
 使君亨屯傾否之○宣公全引中無此四字蓋氏程  
 可為則雖能者亦○宣公全引中無此四字蓋氏程  
 以重戒也○宣公全引中無此四字蓋氏程  
 其垂其禍也○宣公全引中無此四字蓋氏程  
 一而尤疾之○宣公全引中無此四字蓋氏程  
 聖賢也○宣公全引中無此四字蓋氏程  
 此盜臣也○宣公全引中無此四字蓋氏程  
 之臣也○宣公全引中無此四字蓋氏程  
 鼓之攻夫子不施○宣公全引中無此四字蓋氏程



以明明德於天下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  
○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治天下無不止於至善矣  
而絮矩於用人取財處為要然得於物者信則  
在忠信驕泰上發於心者忠接於物者信則  
事皆務實好善惡皆得其正而能盡絮矩  
之道存於心者矜驕行之以後肆矣故忠信  
矩則遠正人而詭譎聚歛之人進矣故忠信  
之原也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細論  
條自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格物致知為第  
六章乃誠身之本而誠意為之本始誠身在初學尤  
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節齋  
善之要誠身之本朱子於篇末尤懇切為學者言  
之何耶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學者用工夫之至  
要者不過明善誠身而已明善即致知也誠身即  
力行也始而致知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

疑終而力行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之無不倫知  
不致則真是非莫辨而後何所從適行不力則  
誰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此大學第五十章之明善  
第六章之誠身所以為綱目相維讀之至切至要  
○而考其條曰十章之傳綱目相維讀之至切至要  
然於胸中庶幾有受用處第五十章明善之要  
明德之端第六十章誠身之本是明善之實明善  
誠身之旨大學中庸所以相表裏者在此曾子  
思所以授受者亦在此故朱子揭此以示學者急  
先之當務云○翼峯胡氏曰明善誠身中言者急  
孟子又言其說元自本學致知誠意來章句之  
末舉此二者以見曾思孟三子之相授受焉

李太史參補古今大方四書大全一卷終

評眼 楊總論  
 或問大學亦禮記一篇尙不及一禮字無知氏曰子以一擊拳一鞠躬一曲膝為禮乎篇中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何處非禮禮非他也即所謂明德也即所云至善也即所云知也凡經國理民通財用人俱是物也必欲以忠信驕恭懼慄威伐為証者為証者予猶謂非食無米飯飲不濕茶者况如子者乎

右大學一部補註朱墨兩點羅浮先生之作也而余補不足云  
 元和二年六月四日為二子講了  
 戊午去角應村上氏之求講了  
 庚午二月因怡菴之需講了  
 壬申三月依二村氏之請護了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132X
152
20